

卷密精庐战言 2卷

卷密精蘆政言上卷



三權共和之新計畫

中華民國元年七月

# 歧言上卷勘誤

頁數

三

九

十四

十五

二十

廿一

廿五

同

廿九

同

卅二

卅八

# 歧言下卷勘誤

頁數

七

行數

十

七

六

十一

九

二

三

十二

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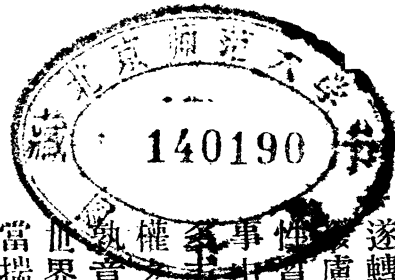
八

二

五

行數

二



誤字衍字漏字

三權共和漏共字

司法機關衍之字

遂轉二字倒轉遂

慮之發字誤法

性實之性字誤姓

事由已行衍自字

系去擊册漏肘字

權之二字例之權

執意之執字誤熟

世界史之史誤吏

當揣之常字誤自

濫竿之竿字誤芋

誤字衍字漏字

名詞之詞字誤祠

八  
十四  
十八  
廿五  
廿八  
卅七  
卅九  
四一  
同  
五二  
五五  
五八  
六一  
六八  
八十

三  
五  
二  
二  
九  
旁目  
旁目  
旁目  
十一  
四  
九  
七  
十  
十一  
十一  
一

率皆之率字誤率  
無正式下漏之字  
超軼政治漏政字  
競爭之競字誤競  
準備之備字誤備  
全誤與題不對  
誤同上  
誤同上  
誤之之晒字誤啞  
非民二字下漏之字  
椰揄之椰字誤椰  
率自鋼下漏於字  
改省之改字誤政  
分集之分字誤合  
忽而之忽字誤忽  
銀鏤銅漏一鏤字



## 卷密精廬故言序

吾梅鍾履崖先生。平日浸淫於中理學西哲學有年。曾會通其旨。纂成脩身科學一書。今江蘇都督程雪樓先生亟稱之。謂以舊道德發新理想。卓然成一家言。爲序以行世。會自歐洲游幕歸。值鼎革之交。額所居曰卷密精廬。耽研著述。蓋無恆產而有恆心。吾於先生焉遇之。頃出其故言一冊相質。嘗三復之。迺知其非果於忘世者。其所獨具之心理。與現社會之心理。莫能相容。毋寧卷而藏之於密也。嚮嘗謂政府縱不憚爲亡國之政府。社會斷不可爲亡國之社會。前清末造。皆以官吏爲最有利之營業。全國趨之若鶩。雖敗名喪檢以求之。所弗辭也。以故陰險無恥者。常居優勝之數。貞潔自愛者。常居劣敗之數。日陵月削。社會遂成乾癟之病。今當過渡時期。不爲拔本塞源之計。非唯民主基礎無自立。恐共和建設。亦徒有形式而無精神。何者。民主不知立法自治。則三權分立。即首缺一機關。不知操何術以共和之。就令立法機關。能握完全之券。而爲主人者。於己之智德力。不求增進。又奚以改良各種社會。強

立國本。迺猶競慕新官吏之不已。思於行政部爭嘗一鱗。濯濯牛山。何堪再牧。矧彼逐鹿先得之羣。依然舊社會之產物。非果程度高出於民。惟一作入彀之英雄。轉不願受立法機關之監督。可知此種社會心理。由來至爲深遠。斷非淺演之民國。所能旦夕磋磨。冀其互相讓步者矣。嗟乎。往日志士仁人。不惜犧牲身命。拯斯民於下九淵。今日雄夫驕僕。率其芻狗萬物之心。反慮躋斯民於上九天。豈社會將淪於永劫歟。此故言之作。所爲稱量出之。而其擴充司法範圍之創見。竝欲消弭世界立法行政衝突於無形。用意爲尤摯也。先生固以卷密自志。錫銓竊爲愆戾印行。使放彌六合焉。抑所欲言尙不止此。所其磨續盡言。世有善人。當能受之。必懷失言之防。或轉蹈失人之戒。甚非我佛慈悲救世之苦衷矣。爰爲序言以促之。

中華民國元年五月廣東臨時省會議長黃錫銓鈞選氏拜序

## 卷密精廬故言序

吾聞新學家有恆言曰。有競爭而後有進步。有衝突而後有調和。始吾甚以爲然。繼而驗諸學界。又繼而驗諸商界。又繼而驗諸政界。均甚期其然。卒甚不見其然。意者理論與事實。固絕不相應歟。非也。始吾以謂競爭衝突。必有意識者之所爲。若無意識之競爭。自無進步。無意識之衝突。自無調和。猶之無意識之破壞。亦自爲不健全之建設爾。是謂之因果律。欲改良各種社會事業。非先改良各種個人心理不可。吾友鍾子履。匡脩身學所以有作。惜乎其書甫成。而國步已易。甯有欲聞正本清源之學說者乎。蓋幾掩耳疾走矣。雖然。吾嚮所見之競爭如故也。衝突如故也。破壞易而建設難。更如故也。吾友今之故言。其拔本塞源之論。仍莫不如故也。毋亦個人心理如故。故社會現狀如故。故吾友之所感觸。亦不能不如故耶。是編上卷三權和之新計畫。直與環球挑戰而不顧。然苟知政黨內閣之出不得已。則浮慕夫更迭一致者。不妨回頭是岸矣。下卷一吐胸奇之時事評。直與舉國挑戰而不顧。然苟知意氣作

用之無當於事。則一切以拗。懷自是者。可勿厲精圖亂矣。美人靈綬氏者。評論前世紀之世界政治。於吾國往日。曾下真切之判斷。曰。其粉飾之弊。實流行於上下之間。其口所倡言言孔孟。而考其行事實與之相反。惟務泯沒其跡。以掩人耳目而已。烏知今日之新腔調。又無不以國利民福爲前提。又無或以國利民福爲中堅。抑且無復以國利民福爲後盾乎。特往日口是心非。泛濫而無所歸宿。今則前提正確。一觀其壁壘之中堅。及其影響之後盾。覺無絲毫之可諱飾焉。則此新腔調者。亦未始非社會心理所轉移。令人雖掩著而無從者也。於戲。國不自利。以民殖爲利。民不自福。以國安爲福。民當愛國。國豈不當愛民。使自置其身於國與民之外。常欲操縱夫國與民。則前爭枋國於胡廷。已拯兆民於習坎。今若鬩牆於國內。奚登衽席於民生。故民國之能底於成立否。國民之不陷爲奴隸否。即不啻翻雲覆雨者功罪之標準。而羣雄之將安託命。其眼光亦甯能局於一會一社之間。輒自詡游刃有餘耶。吾友學易。能遜世无悶。然未能不見是而无悶。此其自號獨覺。倘欲參最上之乘。必先證辟

支之果者歟。吾知吾友譚。故知其言譚。黃君已爲之序以促之。吾適來粵。獲睹是編。亦願貢吾言以譚當世。竝以譚吾友焉。

中國民國元年七月梁國璿意林氏序於興亞學旅館



## 自述

余自癸卯乙巳兩獻荆璞。俱遭刖足。因慨與世無緣。將以著述終老。遂自號獨覺佛者。蓋不居覺先。亦媿覺後。獨證聲聞云爾。旋爲楊星使挈之游歐。抱牘依人。背囊由我。情鬱於中。遇迫於外。頗與西方大願船一唱酬焉。去秋歸來。新邦肇造。拭目觀成。謳歌之聲。洋洋乎盈耳。憂危之電。惕惕乎寸衷。竊復握管爲娛。別置**战**言一帙。有觸斯筆。不慊斯削。自由言論。匪以告人。間爲友人索閱。錄以登報。往往改易本文。遷就其旨。由是扁諸篋笥。會黃鈞選先生。以共和建設討論會。刊布立國大方針商榷書見贈。余受而讀之。幾無不先得我心者。獨政黨內閣。與余所主張三權共和。不無舛馳。爰出就正。先生亟慫恿之。謂不可不急印行。以納牖於社會。並擬釐爲二卷。上卷改題三權共和之新計畫。下卷改題一吐胸奇之時事評。更爲序言以弁卷首。余雖欲俟訂正異日。弗可得已。其重滋余戾歟。抑先生將厚我以他山之攻錯也。因述其緣起如此。中華民國元年六月著者嶺東鍾用晦自識

# 卷密精盧故言上卷目次

黃序

梁序

自述

三權分立之實際觀

民主國之共和觀

民主國之自治觀

新官制之改革觀

# 卷密精盧故言下卷目次

英美兩大政黨之比較

粵人士客意見之離奇

無夫姦論爭點之評判

新教育實體世界觀之研究

目 錄

目 錄

國民無教之歷史

紙幣流通之原則

地價差增稅率之發明

捐與稅債性質之區別

內債與外債之利用

議會政廳之文明衝突

集權分權之辨正

社會教育之名義及其政見

才不才之與黨不黨

紙幣維持之方法

特設政黨議院之擬議

內競爲外敵之媒介



## 卷密精盧故言上卷

嶺東鍾用晦履匡甫著

### 三權分立之實際觀

法儒孟德斯鳩著法意一書。其第十一卷撮舉英倫憲法之精神。謂無論何等政府。其中皆有三權之分立。立法權由國會行之。行政權由國主內閣行之。司法權由獨立審判行之。自孟氏揭橥此制。頗爲歐美各國立憲之模範。顧行者多訾其不合。率變通之。乃至甚違其法意。幾無取乎三權之分立。緣世界政府人民。尙存交相爲敵之心。於孟氏分離三權使不相混之旨。未遑深繹。即其缺點在司法之機關之不全。亦未能深究。而折衷其制者。又第謂立法行政司法爲國家之三機關。總其權者爲統治權。統治於君主。則三權之體筭於君。統治於民主。則三權之體筭於民。姑無論三權萃於一人。集於有衆。皆眞專制。早爲孟氏法意所訶。試問立憲君主。何以必無責任。共和民主。又何以翻居統治也。亦求其說而不得。從而爲之辭爾。聞之莊生。必大其心爲逍遙之游。然後以齊物論。竊取斯義。三復孟氏書。與世所非

難之故。而得自我之實際觀。請先列孟氏說。與行其法轉失其意者。一比勘之。孟氏以立法權爲憲權。此權所爲。乃本衆民之好惡。取國之公志。而布爲法度者。故立法議制之權。宜爲通國民庶所同有。此言法必從民立也。又曰。國大則勢有不能。國小亦行之不便。於是有推選代議之制。此言立法必屬議會也。然孟氏又謂。由國民舉代表之衆。於憲權宜。於政權不官。蓋代表之衆。於議立法度。與察官吏之違法與否。乃所優爲。且爲之而無其弊。由是觀之。孟氏於國會立法權。未嘗不揭其所短。而標其所長。彭彭明甚。乃美國憲法。竟規定政府不許提出法案於議會。是人民專制矣。此行之而過也。夫政府提出法案於議會。正因權在國會。不可不重其權。奈何拒之。而矯此弊者。又競以操縱議會爲至計。凡政府皆務減縮議會權限。使無完全之立法權。則均之過也。孟氏法意不如是。

孟氏以行法權爲政權。謂此權乃法度之施行。取公志而見之事爲者。以國王爲有行政權之魁柄。此言政權之貴專一也。又曰。法度立矣。如是之權。宜應機速行。無所

牽掣。其爲物亦畀之一二人而最宜。治之於衆。將必有瓢裂之患。此言政權之不可分也。孟氏復申明之曰。議法之權。不可有牽掣行政之勢力。蓋行法之人。其所行有自然之界域。更取而束縛之。甚無謂也。由是觀之。孟氏使立法行政。分離獨立。原不許以政權篡憲權。亦不許以憲權篡政權。又彰彰明甚。乃英之政黨內閣。獨援國會爲後盾。浸成交迭之局。反喜閣會一致。其他或結數黨以相提携。亦務容悅於國會。則非以政權篡憲權。即以憲權篡政權矣。自政黨言之。可謂多數壓少數。自國羣言之。直以少數壓多數矣。孟氏法意不如是。

孟氏以司法權爲刑權。謂法司不宜永建。法典則必長垂。又曰刑獄之事。以賢治不肖。可以貴治賤。不可。歐之立法也。法官與囚。在平等之地位。蓋欲使受斷之人。知一切皆出於公恕。治之者非以其虧體被刑爲快意也。此固法權獨立之精神。又言行政官吏。侵損民權。所患重大。非尋常法司所能治。當治以特別之法庭。以爲有待貴族之議法。則不免將法權裂而爲二。由是觀之。世之行司法權者。專以爲司普通人

民之訴訟法。成一偏系。若官吏違法。則非此法權所可及。孟氏法意如是。第孟氏緣英有貴族之一階級。故以官吏違法。待治彼族法庭爲宜。然又言刑權雖重。特以法爲之。即謂之無權可也。既明此義。則官吏人民何擇焉。故其法意雖如是。而論法權之獨立。却不當如是。

夫三權分立。已爲世界國家不磨之大典。乃今行此制者。於立法行政。形式雖分。而基扃反合。由兩權不能相容之故。在孟氏原有說處。此以謂立法行政二權。不可無人焉。調劑其間。使之相得。因即貴族之議制。假以準駁之自由。蓋藉上院爲居間也。然孟氏固謂議法權雖不可牽掣行政權。而察所立法度。行政者有出入依違否。又議法者應有之權責。是明啓立法行政之衝突。又誰得而居間之。故英之上院。從未行其否決權。不得已。唯有閣會一致。乃免牽掣矣。且因貴族而有上院。設無貴族。將無立上院之必要。果倩誰調劑乎。此一缺點也。又行政司法。似截然不紊。而不平莫甚。由兩權不足並敵之故。普通法權。已不得加於行政矣。而居間之不可。則必有仲

裁。在孟氏固謂議法之曹。不得於行政之身有所逮問。抑於其事爲有所執訊。蓋恐議法之過張。或淪其治於專制。極所得爲。不過糾彈。故特別法庭。亦假諸貴族之議制者。蓋以上院兼裁判也。然上院仍屬議會性質。調劑尙勉效力。况仲裁乎。且非常執法以臨其後。能令行政者稍存顧忌乎。上院非固定之特別法庭。而以立法兼司法。又自破其例。設國無上院。此種特別法庭。將於何處寄之。此又一缺點也。竊謂與其束縛英制。徒資上院爲彌縫。不如擴充司法範圍爲得其實。請畢吾說。

原司法作用有二。一審其法之宜而守之。一察其法之違而繩之。由前說。凡屬內政外交之立法。不可不司其稽核。無取居間以作調人。由後說。凡屬內政外交之行政。不可不司其監察。應申仲裁以昭大信。故必別於立法行政。自成獨立機關。質言之。爲立法機關之對峙。而作立法之保障者。爲行政機關之對峙。而防行政之侵軼者也。世界各國。以議法人兼司法。勢必有准無駁。宜此權致多爭執。以行政之人兼司法。勢必可從可違。宜此權最易專恣。凡立法行政之人。不啻侵司法權之大半部。

分。而司法一系。至僅司人民訴訟之法。是烏足爲立法行政之支配也耶。（此爲三權分立未達完全之一要點。亦爲立法行政不免衝突之大關鍵。因司法權無充分之獨立。則彼兩權亦不能爲充分之獨立。）

然則如何而可。曰世界政府。無不有內閣。或名爲國務院。此種閣院。已爲出謀發慮之中樞。自應爲完全之行政部。其他主管各事之部長。則應同爲完全之司法部。乃率以各部長兼領閣院。是以司法者。同時兼爲行政者。且因兼爲行政。轉遂忘其爲司法者。於是司法作用反晦。因生議會直接監督政府之概念。其初僅監督財政。其後並監督庶政。於是政府人民。乃處勢不兩立之地。是孟氏於英制實未深察以酌其宜者。夫財政必得議會承認。吾無間然。然監督用途。必別立會計檢查院。議會立法自治。吾亦無間然。然監督行法。亦必屬專掌其法之部。蓋第以獨立審判爲司法。不過司法最後之手續。必以獨立稽察爲司法。乃盡司法前半之作用。苟缺此精神。即機關未備。故國會祇能立法。不能司適用之法。其適用之法。必分司於各部長。世

名上級官吏。實則替立法行政兩部。以詳審此適用之法者也。此上級各官。亦祇能司適用之法。不能即其身以施於有政。其行政自別有種種之實官。世名次級官吏。實則此乃行政長官之分身。以承施其法於政治者也。一經釐正。統系自明。有立法之人以議此法之當立。有行政之人以課此法之當行。有司法之人以度此法之當守。於分立三權之中。得一氣相銜之妙。吾謂三權獨立之真相當如此。

請更別其職掌。所謂行政權者。依據所立法律而課實施之權也。閣院既總握其課。則凡內政之實施。在府縣市鄉各級長吏。凡外交之實施。在內則交涉專員。在外則公使領事。凡軍政之實施。在各軍管之將佐師旅。凡財政之實施。在各地地方之收支稅吏幣局銀行。正如司法之實施。乃在各級之審判廳耳。而所謂司法權者。則依據所立法律而課適用之權也。凡內政外交軍政財政。設無閣院。各部長自不免兼出謀法慮。以課執行。既有閣院。各部長皆別主管厥事。未嘗躬親其政。何爲復與閣院共其仔肩。有若政由審氏祭則寡人乎。夫法部祇課適用審判之法。未嘗實行審判

之政。各部之實際司法。即可作一正比例。明乎此。而各部皆當正爲獨立司法機關。亦無可疑矣。

各部長既正位司法。則立法行政。自無妨分離。而有相劑之妙用。由是乃設特別法庭以爲行權之地。彼普通人民。已佔全國之大部分。則普通審判。自爲一系。亦理有固然。但當正爲民法部以示別。各部則或仍其稱。或加入法字以明政系。凡各種特別裁判。或分立法庭。或合組法庭。可因事實之繁簡以規其便。大約外交裁判。軍事裁判。當分立之。行政裁判。可合組之。惟必繫屬於部。不可以行政而侵司法。蓋司法之權。與行權之實。必現一獨立之系統。乃可令議法人。得作一行政之保證也。而政府可不必自當其衝。與人民爭意見矣。而三權分立。在君國可實行憲法。在民國尤可實現共和矣。何必循政黨內閣交迭之涂轍。爲世界國家之不二法門哉。或謂如是則各部爲司法者。各種審判爲行政者。司法系中。固明有行政。安見可分離獨立乎。應之曰。各種審判。爲司法中之行政。與普通行政。自別成一系。抑此權之



當獨立。正在於是。否則空司其法。何權之有。且法權掌於所司。行於審判。本屬一貫之機關。尙非一人而兼任。若以司法之部。混爲行政之部。又無特別審判之權。適如吾國往日。內部外司。率爲官吏護符。實際有批判。無裁判。故官吏違法訴訟。百無一當。而官邪日滋。不寧唯是。此種寡頭政體。尤覺權出多門。其弊至於太阿倒持。反令行政長官。往往放棄責任。甘受愚弄。行政次官。又往往命令紛集。無所適從。斯政系因之糾紛。即國家亦因之不治。今將閣院外之各部。胥正爲司法機關。對於立法。則稽核其適用與否。而審定之。對於行政。則監察其執行與否。而糾繩之。其違法訴訟。則付諸法庭。以實行其裁判之權。庶國有共懷之法。自無枉法之政。不益完全法治也歟。

或又謂。如是則立法議其前。司法持其後。行政部無回旋之餘地。恐蹈美國第一流入物。有不願投身政界者。曰。美之國情誠然。然其原因多端。一則地方過於專制。二則中央過受限制。三則黨派交攻。英傑之士。尤受抨擊。吾欲變更司法。正期消弭此

種障礙。使行政機關得以圓活。苟有高才。必奮起而思所藉手。或又慮行政官廳。未免過弊。恐難勝任愉快。不知司法各部。先爲稽核法案以待執行。已省行政部一重手續。況閣院自有參議秘書等職。分治其事。實權在此。各部亦幾等贅疣矣。唯責任須行政部自負。無從委卸耳。若以懼負責任之故。利用各部爲分過。（此吾國情有然。外國無是。）則其人已無行政之資格。必甘尸竊自安。任人傀儡者。是自失自由行動也。於法乎何尤。

總之。三權分立。孟氏說至爲確當。彼謂憲政二權。合而歸之一君。或統以一曹之官長。皆可立煩苛之法令。而以威力行之。其國羣之自由失。又刑權與憲權合。是斷曲直者。即爲議法律之人。則是非無定。而民之性命財產危。又刑權與政權合。是行法令者。即爲審是非之人。則斷獄者可濫其淫威。而獄之鍛鍊周內者衆。其國羣之自由亦失。極之而三權合。無論爲貴族。爲平民。其治皆真專制。雖有粟且不得食矣。尙何國羣自由之有。此三權分立具足之理由也。然孟氏又轉蔽於三權分立之不均。

何也。彼謂歐洲諸國之治。所猶享平和之福者。大抵其君上皆分憲政之二權。而其三之刑法權。則全予民也。因是之故。孟氏反以下民訟其官吏。質諸尋常法庭爲非。獨英制。則質諸貴族代表之法庭。（即上議院）而謂英之法度。實較過之。遂無復計刑權獨立之破碎支離矣。又謂英之憲權。實分兩方。各有准駁之自由。故得相爲箝制。且兩方之憲權。又並受政權之約束。猶之政權亦受制於憲權。（孟氏以賦稅軍政。爲議制之最大權。征賦之法。行政官不得斷決之。兵者其所以爲暴之資。議制者於國之軍政。不可以不慎。欲持民權於不敝。必使政權常待命於憲權云。）然又謂其互相箝制如此。宜若牽掣而不得行。顧國家之事。常若有其不得不行者。既安既行。則其制之不相奪倫見矣。可見孟氏於英制。雖甚懷疑。亦必曲全其說。烏知政府人民。因互相箝制之故。即甚難得其無相奪倫耶。抑凡事極於不得不行。常演種種之慘劇。如法路易十六。於憲法既頒之後。凡國會所議行者。十八九皆禁遏之。民情緣以大憤。而亂遂若燎原。何如先使無相奪倫。其制尤爲美善。吾故取其司法機

關之分裂於上院者。移而屬之各部。使合成一系。與立法行政並峙而調和之。世有治國家學者。當不河漢斯言。

## 民主國之共和觀

詩曰。普天之下。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。莫非王臣。此君主國之通義云然。若純粹的民主國乎。當日普天之下。莫非民土。率土之官。莫非民僕。蓋主名易位。主權因之易位。以故民主國主權。端在全體之國民。此絲毫無所容其疑義者。獨是民主政體。必尙共和。此共和之實。將安舉乎。主權之操縱。何如乎。自來政治學家。尙有明礪之解釋。或以君主總攬三權爲比例。謂君主國三權。筦於君。民主國三權。亦筦於民。然君主之總攬三權。或見諸實。除含專制性質外。亦徒擁空名。民主之總攬三權。將遁於虛。況共和云者。吾謂即三權分立中之共和也。立法機關。全體國民尸之。行政機關。民選總統尸之。司法機關。主管各部尸之。說詳上篇。三權各自獨立。三權又必相共和。然則民主權。原附麗於立法之中。而行政司法。殆莫不受其支配。若猶未足。凡

國會外之全體人民。又必總攬三權以左右之。則孟德斯鳩法意。所謂民主之禍。莫大於既注其權於人。而又深其媚嫉。常願事自由已行。於議會代之議法。於守令代之行政。於法官代之折獄。是亂制也。是平等之罪人也。烏能爲國哉。

攷共和定義。大都別獨斷政體。概括言之。因其中界說不一。有個人與個人之共和。如周召協理國務是。有一人與衆庶之共和。如英日君民共主是。有聯邦合衆之共和。如北美是。有統一合議之共和。如瑞法是。民主共和。屬後二者。而後二者之前一。勿論聯邦基礎。不易構成。抑國法學者。尙以聯邦爲完全國家之過渡。原非共和之極軌。後一式。則於統一合議之中。或以瑞士爲民主直接之共和。法爲民主間接之共和。或又薄瑞士爲小共和。因目法與美爲大共和。又以大共和之民主國。其國民政治。勢必出於間接。萬難出於直接。竊謂直接云者。謂民盡爲主可也。謂民盡爲治。無有是處。譬公司然。民主其股東也。不能不舉總協理諸職以執行業務。惟公司法律。必得股東全體之意爲規定云爾。雖名直接。究之不離乎間接者近是。

抑孟德斯鳩又言。君主之敵。敵於王者侵地方自治城邑應有之權。爲劫於上。民主之敵。敵於衆庶。奪議員長吏與司理者之柄。爲篡於下。此其言似非今國民所願聞。意謂主權在民。三權即應實握於民耳。雖然。君主立憲。必尊爲神聖。寬其責任。乃得從其下而分立三權。質言之。君主爲憲法之阻礙物。不得已以內閣總理爲行政代表。然後三權乃可鼎峙。若民主而與君主等量乎。則亦當不得已以國會議員爲立法代表。然後三權乃可共和。固可比勘而明也。且不聞論理學外延內包之達例乎。民主爲外延之名。共和爲內包之名。外延大則內包小。有相反不易之理。（君主專制。則外延內包俱大。實不合論理。故立憲必削除專制。以減縮內包。亦自然而然。）今不曰共和則已。既曰共和。明含有他種機關。相爲匹敵者。否則將誰共之。與誰和之。又況共和內包。明以立法爲元素。國民誠握完全立法之機關。即膺最高無上之地位。行政司法。亦當範我馳驅。特恐國民之智德力。尙不逮此制耳。寧有代表立法於內。復專制總攬於外。如僞立憲之曲說。而可善其國者。故吾謂自立法而自治之。

民所以爲主。而行政司法之權。又得與立法權並峙。此所以爲共和。難者曰。三權分立。世猶或非之。今謂分立。乃得共和。治國法學者所未聞也。曰。吾固言之矣。世界政府人民。尙存交相爲敵之心。故立法行政。時生衝突。宜不嫌於此制。究其原因。實由司法機關。未能完全獨立。乃至政府人民。陷入激爭之盤渦。幾若無從解免。非由立法者視行政爲依附。即由行政者求立法之同意而已。緣世第知最後之審判爲司法。不知最先之典法。可作立法行政之第三證人者。尤其司法之大用。故吾擬將中央各部。胥正爲司法機關。勿任混合行政。誠以各部皆有政注。各法皆有專司。與法部職掌無異。若資出謀發慮乎。是各部儼一政府。適成爲寡頭政治。設或未能。又與閣府參議秘書等職。徒爲駢枝。且其結果。能令行政長官。得以竊祿尸位。而彼反弄權害政。國家遂無政治。夫往日州縣。以行政兼裁判。爲侵入司法。人多議之。獨上級部司。以司法侵入行政。無或非者。因各國類然。故安之若素。然竊謂世界國家。果趨共和。吾說終不無干慮之一得也。

請即滿清已事證之。始爲六部。與軍機處爲駢枝。後增十一部。又與軍機政務處爲駢枝。最後併軍機政務爲內閣。而各部除承轉公文外。特兼爲總理副署分責已耳。各省督撫自設幕職。各司之駢枝亦同。豈徒爲行政長官諉過之府。並且爲屬吏鑽營之穴。故從表面以觀。頗類寡頭政體。實則贅疣既甚。各部司之冗員。又幾佔全國官吏之太半。皆爲行政之蟻蝨。此而不先改革。恐行政違法之事實。依然層見叠出。國會不勝其焦勞。國民長感其苦痛。而無政府黨。殆亦終難絕迹於世。斷非國家之福。若將各部正位司法。舉冗員而廓清之。使獨立支配於立法行政之間。本道揆以昭法守共和真相。自躍然呈露。奚事回惑三權不可過分之說。反忘其治絲而棼之歟。然則三權分立。果一變爲三權共和。五洲治制。恐未能或先。惜政府尙承亡清之遺。未遑擺脫舊習。各省又擁兵財以自取重。未能注意建設。是三權尙歸少數專握。且漫無揆進國民程度之念。於大小正式議會。猶冀俾其緩成立焉。吾益不知共和之何在矣。



誠使政府速集議會以立法。並將各部改正爲司法。則總統居行政之部。可任與專制君主無異。所異者。專制君主。法無所受。此則先有所受。夫既有所受。而爲國民代表專政。即當然負政治責任。況有各部司法密切課察。焉能暴戾恣睢。猶多方掣肘。使不得盡其才。直作繭自縛矣。是故總統非有違法行爲。國民當愛護之不暇。（法國限制總統。如立憲君主。實共和一大缺點。）蓋民國總統。非有偉大之精力。宏富之懷抱。萬不勝任。斷非可掉三寸舌爲堵柱者。矧今世國際競爭甚劇。爲禦外計。固必得一強有力之中央政府。爲治內計。則地方分權之弊。徵之美國各州。往往行不正當之裁判。令人憔悴虐政。在昔美人。咸懼中央集權。侵害人民自由。今反渴望集中以蘇其困。可見政權統一之必要。我國民果欲握民主之權乎。除預備其立法之機關。殆無下手處。又果欲盡共和之責乎。除物色學識優純之代議士而慎選之。亦殆無致力處。立法機關既備。更於司法機關。要求規畫完全。共和基礎。於焉大定。乃野心家第爭行政之權不已。而國民又第爭監督權之不已。吾恐俟擾未有艾也。

試起而觀今之作主人翁者。率本舊社會之運動心理。換一新社會之振撥面孔。羣以共和爲競爭之手段。而國民之供給取求者。亦以共和爲口禱。趁一時狂熱。相與推波助瀾。不慮本實之先撥。夫軍隊學校之無共和。吾國先覺。已有昌言之者。（張氏謇說）豈此外可任團團共和歟。乃吾粵結集社團。爲數至八十有二。有以促進共和爲主旨者。顧共和而言促進。徒存責望他人之意。而自身反脫共和之關係矣。有以監督政府爲號召者。顧建設政府之立法機關。對於中央地方。尙不純不備。則監督將焉施矣。或又居政黨之列也。然政黨之分。必宗旨有極端反對者。而後各從其黨。今宗旨約畧相等。何黨之有。抑吾聞政黨以兩大爲貴。未聞以多團爲貴。或又倡開實業之先也。然所科基本金。能有幾何。恃結空團以吸資本。焉能信用咸孚。吾聞日人規畫朝鮮。僅一東洋拓殖公司。經略滿洲。僅一南滿鐵道會社。已足濬發富源。發展國力。亦未聞以多團爭炫。然則團團相續。徒覺陳陳相因。其於實際民主共和之前途。影響何如。所不敢知已。

## 民主國之自治觀

人有主觀客觀之判。遂有主體客體之分。繫昔世界君主。皆本客體而反居主體。故國君爲統治者。國民爲被治者。邇來世界民主。又皆由客體而還復主體。故國民居立法自治之地位。總統居受法代治之地位。特當中間過渡時期。又有所謂君民共主者。分中央官治與地方自治之雙方面。其憲法亦在專制共和之間。不無畸輕畸重之患。君權而擴張也。民權無不受其蹂躪。民權而發達也。君權亦無不遭其限制。苟一出於抗爭乎。則國民羣起而恢復主權。固勢有必至者。

雖然。國民主權。既恢復矣。自治能力。必當從此發展。乃無或放棄主權。乃可達共和目的。自治基礎。當由市鄉。而府縣。而省。而國。自治機關。亦本市鄉議會。而府縣議會。而省議會。而國議會。凡治制之建設。須層累而上之。否亦當兩端並行之。（即一端建立政府。一端植立人民。）不必存中央地方關係之謬見。隨在皆有中央。隨在皆以立法自治機關。爲國家之後盾。惟對外必合小政府爲大政府。以厚集其力。治內

則析大政府爲小政府以強固其基而已。故國則其大政府也。而以次大政府之省爲扞衛。省復以各府縣之小政府爲扞衛。各府縣更以各市鄉之最小政府爲扞衛。滿清時代。省權大而國權小。國不能以省爲基。省亦不能以府縣爲基。而市鄉更無論已。是爲漂搖之政府。今爲民國。猶不務植其根於不拔之地。一任上不利國下不福民之官僚。爲之橫流壅遏乎。質言之。當掃除一切官僚政治。政建國民政治是已。（往日官僚以內部外司爲最尤。徒覺蠹國病民。尤以次大政府之省爲最梗。將國與民截成兩橛。今姑就現勢言。）

國民政治何自起。即起於市鄉之議會。此雖國民自治之原。亦即國民出治之本。凡府縣會、省會、國會、諸代議士。固將取材於是。即無數極端之最小政府。亦當先共和於是。（外國立一公司。即具一政府之雛形。故其公司足墟人國。吾國人若不從市鄉之極小政府練習。即他日新企業之公司能力。亦莫能發展。政治能力。更不待言。）乃今之爲國民者。吾惑焉。其抱新官熱者。勿論。凡學羣商羣。腦識中猶若無是物。

徒見爭國政權者紛紛。爭省政權者紛紛。爭府縣政權者稍殺。爭市鄉政權者殆希。若夫正式議會之大小機關。爲最高無上之主位。概不屑措意。即對於臨時之萌芽省會。尙不惜自相躡踏。犧牲無數身命財產。以作共和代價。今獲自由平等之民權。乃祇玩弄於口頭。不求附麗於實際。而心繫目注。仍競趨夫官僚形式之一途。人皆欲爲治人之人。不願爲自治之人。甚至稟求錄用。呈請委用。鑽營差缺。反爲捷足先得者之所齒冷。夫寧不曰政體共和。我將出而共和之。熟意人偏不許入此共和之圈也耶。蓋亦反其本矣。

吾粵人於內國史上無甚價值。然於世界吏上。却有代表全國之價值。緣自昔當交通外國之衝。在隋唐時。西域諸國。稱廣東曰支那。稱長安洛陽曰摩訶支那。今支那之稱。遍及全國。此名義上之代表。抑粵人之舉動。常惹外人之注視。往日倡抵制者。廣東人倡保皇者。廣東人。今倡革命者。亦廣東人。此實事上之代表。乃今又倡模範省矣。顧以保存省制爲模範乎。是因襲亡清遺蹟。無煩模範。以改良省治爲模範乎。

除規畫地方自治。有何模範。夫革命事業。聲施爛然。徒以有破壞。無建設。粵人榮譽。翻自此墜。誠倡自治以爲各省模範。則真能握政治改革之要素者。特眼光不可局於省垣一隅。當勸集同志。各反求之其縣其鄉。爲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起點。舉議會、警察、學校、農林、工藝、商業等政。悉力經營。辦有價值之事。造有價值之人。根本大計。無逾於此。乃僅醉心省權。適啓姦人窺伺之漸。彼作雞鶩爭食者流。自覺大無意識。而此進退無據之心理。既不甘協贊共和。又不願扶植民主。則模範謂何。蓋必集合市鄉。能爲一市鄉之主。然後集合府縣。能爲一府縣之主。然後集合一省。能爲一省之主。集合一國。能爲一國之主。否則吾不知其誰主。（孟氏法意謂聚衆議。法當由行政之政府主之。不能聽其自合。然亦實莫能自合。）

夫以民國新立。經緯萬端。乃若除握省權。別無用武之地。地方自治。全未著手。乃若四方靡騁。不勝瞻顧之情。始因伸張民權。毅然而奮起。忽又鎖鑰民權。戛然而中止。固非多數幸福。又豈自求多福哉。（前清唯敵視議會。故爲革命之反動力。今欲造

民國轉居已以智導人以愚可乎。雖然羣學公例。凡民質未進。則羣害可以易端。而末由祛絕。今大多數鄉曲之民。唯知待治。所望有少數先覺之儔以牖啓之。乃省中結合社團。無慮數十。又各以政黨自居。各以監督治人爲務。吾誠不敢謂彼治人者之無須監督也。然與其紛立社團以監之。何如唯一法團以督之。而分其力以自治。將國與民猶可實受其賜耶。不然無自治之民國。世界甯所未聞。而肉食者既無遠謀。唯欲厲民自養。以凋瘵之民生。供骨髓之敲吸。若之何不同歸於盡也。或謂臨時省會。明屬法定機關。而能否實行監督。恐各議士亦未敢自下斷語。則緣往日中央地方之謬見。橫瓦胸中。希冀有所遷就。亦緣臨時集合之省會。不如正式當選之省會。而正式當選之省會。必自正式當選之府縣會出。正式當選之府縣會。又必自正式當選之市鄉會出。而後民權乃有實力。而後共和乃得實行。今不自下而上。不自上而下。徒向中間逐逐團集。此亦一共和。彼亦一共和。究之彼亦不能與此共和。此亦不能與彼共和。自表面觀。頗極風起雲湧之趣。自實際論。胥缺根深柢

固之基。我國民乎。毋亦誤解共和意義。爲可與新官吏立對等地位。同作分利之人乎。毋亦當思分利多則生利少。苟生之無可生。終亦分之無可分乎。毋亦自揣新官吏所注意之分利。果能容各社團爲之再分乎。亦能堪各社團爲之聚分乎。

然各社團必曰。吾將爲共和之指導者。此國民之責任也。顧有少數之指導者。必有多數之實行者。今有多數之指導者。曾無少數之實行者。且人人競爭爲指導者。吾益不知指導之效果將何自收也。豈唯社團。即如實業司本指導興業者也。而興業者非即實業司。乃又指導實業司以興業。而各府縣市鄉之業。卒無人以興。教育司亦指導興學者也。而興學者非即教育司。乃又指導教育司以興學。而各府縣市鄉之學。又無人以興。或且囂然開特別大會。以糾所司之不職焉。推其意。非願實業司員遍全省而手胼足胝焉不可。非願教育司員遍全省而口講指畫焉不可。然此則不如歸而求之有餘司矣。徒鶩空言以責所司。何如能自實行所司之爲愈哉。要之所司皆公僕也。在民國旗下。皆客體非主體也。既不許反客爲主。亦何爲喧客奪主。



推之各司皆然。即大總統大都督胥莫不然。必併力自治。乃操自主之權。乃鞏民主之權。

難者曰。是則然矣。然今南北統一。首義諸豪。尙須與中央爭定關係。然後能講求自治。又各府縣遍地伏莽。省尙鞭長莫及。治理亦所難言。故不得已麇集於省。以圖自效。應之曰。既云統一。關係已定。實無庸爭。其爭者。即非能講求自治者也。既云遍地伏莽。尤亟提倡自治。乃尙鞭長莫及。更非能勤求治理者也。且諸賢果唯諸豪之命是聽。恐不免有倚賴他人之劣根性矣。試思彼諸豪者。果以利國爲前提耶。應維持中央。以謀民國之鞏固。而諸豪之對於中央爲何如也。果以福民爲前提耶。又應垂念民生。以保國民之安全。而諸豪之對於民生又何如也。彼與中央已在若離若合之間。又視民生爲可予取予求之物。我三千萬同胞不及早警悟。亟圖自治。以殖其生。恐他日深入自瘞之境。無人再能生之。老弱日轉溝壑。壯者日散四方。吾粵前途固不堪問。即彼諸豪寧復有便利之可乘哉。請賦幽之詩曰。迨天之未陰雨。徹彼桑

土。綢繆牖戶。今此下民。或敢侮予。更賦檜之詩曰。隰有萋楚。猗籬其枝。天之沃沃。樂子之無知。何去何從。我國民自三復焉可已。

## 新官制之改革觀

吾言民主之實。唯在立法自治。此考諸各國而皆準。質之人心而大同者也。獨行政司法。將如何支配之。使得三權實現於共和乎。則新官制改革問題。有不可不粗具模畧爲研究者。不揣固陋。作如是觀。審自信爲周詳之規畫。聊貢所見以質當世。或可藉資商榷云爾。

請先別官之種類。官之大別爲二。曰國官。曰民官。凡外交、軍政、財政、國官也。凡內政、民官也。而內政復析爲民政、警察、裁判、教育、實業、交通等職。然國官中之財政。必兼分領於民官。內政上之交通。亦當歸屬於國官。乃可圓活其行政。又國官必由大政府司其轄。以通全國之血脈。民官必由小政府植其基。以強全國之筋骨。此官制之大較也。往在滿清時代。祇有國官。而無民官。國官中之有實權者。又祇內軍機外疆

吏之數十人。此外各部司。唯司紙冊。雖具萬官。亦等閒人。州縣本爲民官。然因爲疆吏奴隸之不暇。縱不賊民。亦無教民養民。以故舉國皆無法之官。於政治乎何有。明乎此。而新官制之改革。無論國官民官。有決不能踵前代之覆轍者。請言司法之官。司法之職。本居立法行政之中間。爲雙方之關鍵。自世專以此部爲司理民之法。不唯治官之法。先形罅漏。即司法機關。覺亦大失其作用。在他國民具有政治能力。無論法之如何。可以人爲彌縫。然其缺點。已生立法行政之衝突。凡立法者。無不慮行政之跋扈。凡行政者。無不慮立法之掣肘。則共和之謂何矣。夫司法機關。正曲全此兩權。牴觸之作用者也。（世極譽英之政黨內閣。爲閣會一致。烏知其正味。此司法作用。故出於此。使從英制。兩權亦可不分。何有三權。）今從實際上擴充範圍。使居立法行政之間。獨立以泯其猜忌。凡國務院外。舊名行政各部。概當正爲司法機關。（部長由國會推舉。總統委任。）其政由國務院行之。其法由各部司之。各部所司政法。受成於國會。而審核其適宜與否。適則請總統裁可。交國務院執

行。否則條具理由。再與國會磋商。得再取決爲止。國務院提出法案。事關全體者。各部同受以授國會。其專屬者。本部獨受以授國會。各部提出法案亦如之。國會提議通過之法案咨交各部亦如之。凡立法。必經國會議決。各部認可。乃請總統裁可。由國務院頒行。院內附設之法制局。則爲通掌頒行成法。而編其記號者。（各部不發命令。以一行政事權。今各部名主管衙門。然總統府有秘書顧問。國務院又有秘書長等。駢枝實甚。當速改革。）

試明其權界。凡外交。專司國際條約。及其公法私法。凡軍政。專司海陸軍律。及各種經制。凡財政。專司編製預決算法。及各種稅則。幣制。銀行條例。凡內務。專司戶口選舉。土地冊籍。及警律。禮律。凡民法（舊名司法。擬改今名）專司各級審判法。及監獄法。凡教育。專司學制。及管理教授法。並審訂各種圖籍。凡實業。專司農林礦牧及工商各律。凡交通。專司船路郵電之公司各律。凡法律裁可頒行。則副署之。命令則否。凡國務院執行法律。各部司法得監察之。若國會糾劾違法時。各部司法可合組法

庭以裁判之。其自國務院以下。除民法部別有三級法庭。以待人民訴訟外。各部亦不可不設特別法庭。以待官吏違法之訴訟。斯機關乃稱完備。而法權乃彰獨立。若各部長有失職。則國會可議改選。呈請總統撤換。惟非貪枉行爲。不得剝奪公權。攷之各國。此等權責。多屬上院行之。然各國上院之制。一爲代表特別階級而設。如英日之有貴族是也。一爲代表地方區域而設。如德美之爲聯邦是也。自餘無立上院之必要。乃專爲保持立法行政之平衡而設。冀以維持國家之秩序焉。吾國應立上院與否。別一問題。惟任調和之責。與施裁判之權。要非獨立機關。不能適當。上院仍屬立法機關。與各部實際本爲司法者有間。各部以司法兼行政已非。上院以立法兼司法尤非。夫調和裁判。皆司法部內之事。獨割裂其權以予上院。反以司法各部附屬行政。聚九州鐵。莫鑄此錯。故爲防遏國會專橫計。爲矯正議員輕躁計。爲監察政府便利計。爲嚴憚官吏放恣計。皆宜將各部正爲司法之獨立機關。比較上院必倍其效力。上院縱不設。亦足舉其職而有餘。若議事省延緩。國費免增加。猶其利。

益之顯然者矣。

抑吾主張擴充司法之理由。已具三權分立之實際觀中。其收效尙不止此。果行吾說。司法官固可合八部爲一大部分。（以司法論。八部已足。若行政部。可因事實之必要。於國務院增置其職。）往日各部司員。並可減去其一大部分。何以故。從前混合行政。權限不明。各部多爲人擇事。俾得濫芋其間。舊者不裁。新者日進。甚至無事先用人。無人先辦事。蠹民病國。莫此爲甚。今祇稽核法制。與裁判法庭。事省則官省。實無豢養冗員之餘地。若鑽營行政乎。則非有薄技片長。不足自效。況法庭具在。誰復以身試法哉。不寧唯是。法成於上。官並可省於下。無論他日省制裁撤與否。胥受成法於國務院。所有省司。亦可先無贅設。間有特別斟酌損益。省府參事與議會。實優爲之。無取多耗政費。（惟規定特別法。須咨明國務院。轉咨司法各部。以爲違法裁判之據。）惟於各大政區。組一行政裁判。與高等審判。並伸其權可矣。吾言司法官之支配如此。

請言行政之官。滿清時代。舉國皆行政官也。洎其末造。舉國所行皆非政。舉國之政皆不行。外交失敗。軍政廢弛。財政紊亂。則無經國之官。內政叢脞。則無理民之官。既無治法。復無治人。遂成不治之政。行政機關。隨在壅塞故也。夫曰利國。則國官宜負保國之責任。曰福民。則民官宜負保民之責任。同此機關之中。前者宜集權。後者宜分權。凡國官之集權。必有貫注全國之精神。凡民官之分權。必能周知斯民之情隱。故徒斷斷於中央地方之關係。皆爭權而非集權。集權必舉利國之事。聽命於大政府。抑斤斤於省區習慣之章制。皆爭權而非分權。分權必舉福民之事。歸本於小政府。（即市鄉）特中間爲便利提挈計。可置一護民之官。正名曰州。（即名爲省。亦非不可。比利時全國等吾粵一廣州屬之地。已分九省。但轄地必宜縮小。乃能如賈生言極之至纖至悉而無不到。）兼辦大政府委任之簿書期會事項。所有省督、各司、及縣長均當廢除。以祛其壅蔽。庶行政機關可得靈活。今列三部分之行政以明之。一國官之行政。凡外交官屬。海軍官屬。陸軍官屬。財政官屬。交通官屬。無一不當由

中央委任。凡海軍船塢之修築。陸軍器械之製造。財政關權幣局銀行之設置。交通郵電船路分局之設置。無一不當歸中央經畫。（商辦鐵路亦當歸中央保護稽核。）有專系而後有專責。有專責而後有專課。有專課而後有專效。其有違法行爲。則司法各部之特別裁判所。當執法以從其後。此固官須有活動之機軸。絕對不由民選。亦萬不可枝枝節節而屬之者也。其各屬官制。由國務院擬具草案。咨各司法專部。交國會議決。乃請裁可頒行。

二民官之行政。全國之大。除遼東蒙古新疆青海西藏。以及四川雲貴兩粵之極邊。宜別劃行政區域。權宜處置外。凡屬腹地。表面當依郡縣深遠之歷史。內容當復鄉官自治之法規。竊以舊之一府爲一政區。名之曰州。（道太廣。縣太狹。故取府制變通。）設一護民之官。名之曰州長。由中央委任。有州議會。有中學校。及高等學校。有警察廳。有地方裁判。及監獄所。此爲居中宣通之職。州區之下。悉爲市鄉自治之小政。府。市鄉長悉由民選。凡議會。警察。小學校。初級裁判。與農林礦牧工藝商業等事。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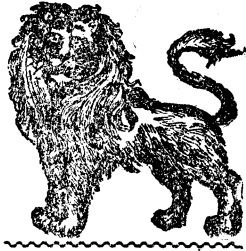


有則求其備。此爲下級強固之基。凡市鄉長違法。得訴於州。交地方裁判。凡州長違法。得訴於中央。交特別裁判。此民官須有繁榮國本之計畫。國與民宜交相維繫者也。其州及市鄉官制。則由國會議具草案。咨內務司法部審訂。乃請裁可頒行。三法官之行政。司法各部長。應由國會選舉。裁判行政官。則由法政學校畢業。由各部長會同試驗合格。咨中央委任。警察亦同。凡警察裁判長之分布。由國務院銓叙局職其序。特別裁判所與警察廳之設置。稍有異點。警察全國一致。分隸於州。下及市鄉。裁判則地方之上。必有高等以待初級之終審者。全國應設若干所。雖視州區之繁簡爲衡。然大約每十州必設一所。其各種特別法庭。亦可附設於此。以便官吏違法之訴訟。又地方裁判以下。可併檢事局於警察廳。惟特別法庭。不可無檢事長以檢察非違。提起公訴。此警察裁判。有獨立監督之權責。法從民立。而官又不必由民舉者也。

夫國官以維持秩序。發展國力爲鵠的。民官以振興富教。鞏固國基爲鵠的。法官以

保持平衡。整肅國紀爲鵠的。論政系。則行政司法。各有權限。論行政。則司法裁判。所必聯同。故三部分之行政機關。國務院得兼司之。至國務院總握行政機關。即當以總統爲主。由總統選置若干參政爲輔。（因事實必要。特設專員。可在十人以外。惟常列席於院。不設分署。）其總理似不必設。其總統府之秘書。尤不必設。其司法各部長。可兼爲總統之顧問官。不能爲總統負連帶責任。連帶責任。當負於總統自置之參政專員。自參政下。設秘書分掌機務。錄事分繕文牘。院內附設八局。一法制局。二銓叙局。三國庫局。四幣制局。五軍實局（四五兩局。可因便分支）。六統計局。七編脩局。八印鑄局。各置局長領之。此外極邊之地。別劃若干政區。仿外國殖民地法。分置都督。假以特權。仍由國務院司其考成。以收外內相維之效。吾言行政官之支配。如此。（頃見地方官制草案。僅列二級。固稍疏通。然省官制。終嫌其贅。不如漢制設部刺史。不常所治。猶得明目達聰。又有縣官制。無市鄉官制。尤無自治基礎。且縣務如此繁重。必如前清州縣之不舉其職。亦可斷言。恐非完善之治制也。）

以上爲改革官制之大畧。獨惜吾國人有兩種心理。極難變化。一新心理。唯知墨守外法。無論留學日本歐美。皆以所留學國之見聞爲主。凡日本歐美人所行甚敝之法。不敢非之。如新刑律之有夫姦則罰。無夫姦則否。抵死爭持。殊不知歐美女子不樂有夫。男子不樂有妻。幾陷社會以亡種之危險。即此法律驅之使然。（吾別有評判。詳下卷。）則吾欲改正司法。必謂東西國無是。其不合新心理可知。一舊心理。唯安運動故習。凡文明國民。無論權利大小。皆必與義務相準。吾國反是。非居高位。不能以權利歸己。以義務責人。非爲高位者所親暱。不能以極小之義務。竊莫大之權利。此奔競之風所由熾。且羣以能攘權利。能逃義務爲本領。則吾欲汰除冗員。必謂大反乎成法。其不合舊心理可知。如是則何法可立。何政可革乎。乃者。內憂外患。尙痛切膚。統一之業。亦殊岌岌。竟有欲隱握省權。陰爭雄長。藉享一時之報酬。不問生民之疾苦者。以鑿造新邦之人。寧忍爲國民之公敵。以憑藉民權之人。寧翻作專制之妄想。此又新心理不敵舊心理。故視安危之大計。總可緩於自娛之秘計爾。



## 卷密精廬故言下卷

嶺東鍾用晦履匡甫箸

### 英美兩大政黨之比較

政黨者。立憲國之產物也。憲法爲政府人民交媾之條件。政黨即孕育於是。往者法儒盧騷。箸民約之理論。難者以爲非事實。烏知今日果盡見諸明文乎。溯民約論之初生。因見世界國家目的有二。一爲圖存國家全體之利益。一爲保持國民分子之利益。由前目的。政府當然壓制人民。由後目的。人民亦當然反抗政府。是以不能無約。有約必有雙方合具之信條。此後世憲法之所由立。而兩大政黨。即由此雙方利益之關係而生。即一爲國黨。一爲民黨。是也。知政黨之爲物。原來如是。則凡出乎國黨民黨範圍之外者。即不得以政黨名。若小部分競爭之結合。社團而已。顧社團多則政黨裂。蓋勢力以分而愈弱。民心以歧而愈疑。雖有無數小團。按其實力。皆不足獨當一面以支持大局。吾用是慨慕英美之兩大政黨。

英美之政黨。可謂純粹之政黨。亦世界國家應有之政黨。以其由國家目的而生也。

英美兩大政黨之比較

(一)

英之政黨二。一統一黨（亦名保守黨）一自由黨（勞備社會兩黨屬此）統一黨常以國家本身之利益爲重。是曰國黨。自由黨常以國民個人之利益爲重。是曰民黨。美之政黨二。一共和黨。一民主黨。共和黨主張中央集權。即國黨也。民主黨主張地方分權。即民黨也。英爲君國。宜統一黨佔勢力。乃自由黨得崛起以組織內閣。是君國而倚於民政矣。美爲民國。宜民主黨佔勢力。乃共和黨偏戰勝以專握政權。是民國而倚於君政矣。英之統一黨。堅守舊習。故國民轉傾向自由黨。美之民主黨。偏霸一方。故國民又傾向共和黨。雖英今日民黨政府。提出新增稅議案。大受統一黨之反對。然終必互相讓步。以昭協和。雖美今日國黨魁桀。提倡新國民主義。反促民主黨之樹敵。然決不搖動中央。有妨鞏固。兩國形式相反。而彼中兩黨之運用。乃各極其妙。若英美者。誠不愧政黨之模範哉。

是故政黨之定義。雖應號召同志。結集團體。然必在國家範圍之內。專爲國爲民而有所規畫。凡一問題之發生。非關政府人民共同之利害。不妄發表政見以相爭持。

有所提倡。必惹國民全體之注視。亦不必其果無誤也。第目的決不黨於私。而黨於公。有時黨國與黨民者。立對峙之地位。互相激戰。皆各有極強之理由。此見爲利。而彼見爲害。乃能各堅其壁壘。然又不可盛氣凌人。必虛己以聽。使反對者得盡其詞。乃見爲公。斷無反對則羣然交闕。而即無餘事。贊同則羣然盲從。而不知所謂。黨國黨民。兩無所屬。惟激於意氣之爭。能自命爲政黨而不慚者。蓋政黨之妙用。全在互相奮厲。互相窮詰。卒乃互相調劑。以得中道之進行。國家所以能容政黨之餘地在此。政黨所以能爲國家之諍友亦在此。

試取英之統一黨。與美之共和黨較。英之統一黨。以全國之貴族富族爲中堅。宜含有保守之精神。似不如美之共和黨。力主進取。勃勃爲有生氣。然美之共和黨。常以壓抑資本爲目的。反近英之自由黨。美之民主黨。又以保持平和爲目的。反近英之統一黨。國黨。同而操國之方鍼。乃因而大異。更取美之民主黨。與英之自由黨較。美之民主黨。以各州之分離獨立爲本營。宜各爲特權之擁護。似不如英之自由黨。劬

於內治。着着見其文明。然英之自由黨。頗持國家社會主義。反近美之共和黨。英之統一黨。頗持自由競爭主義。又反近美之民主黨。民黨同。而振民之方鍼。又因而大異。自不佞觀之。英之政府。宜以自由民黨握其樞。美之人民。宜以共和國黨蘇其困。乃能救弊補偏。各臻上理。可斷言也。

顧人事無絕對之美。英之統一黨。近欲藉上院否決權。恢復其舊日之勢力。卒歸失敗。則民黨內閣。依然如日中天。美之民主黨。近乘共和黨內訌。翻得於總選舉操全勝之勢。則共和政府。不無稍沮。其氣。雖然。美之民黨。自表面觀。純爲防遏盧斯福氏政畧上之野心。恐搖動其民主國之基礎。自實際論。則各州獨立之野心。所以擁護其商工業上之新特權者。當不減於盧氏。是尤與彼立國根本之平民主義相僞馳者也。特小民何知。翻謂國家之危險。在彼不在此。於是盧氏所倡新國民主義。爲中小商工謀幸福者。反爲大商會大公司所扼。無復轉旋之餘地。在共和黨不免自怨自艾。而國民事過境遷。對於特權之擁護。毋亦悔其與平日渴望集中之旨大相刺



謬乎。特美民非無政治能力者比。無庸爲之總總過慮爾。

反觀吾國。國民政治能力。固屬幼稚。即今號爲政黨者之傾向。爲國爲民。尙難分析。除宗社黨爲公敵外。餘黨又若隱爲私敵。獨同盟共和。已漸有兩黨之趨勢。乃又類往代洛蜀之朋黨。難期近世英美之政黨。是且爲統一問題之大梗。又焉有國利民福之可言哉。故吾觀於英美兩大政黨。益不禁爲國危。爲民危矣。

## 粵人士客意見之離奇

粵之爲粵。合廣潮客三種語言而成。千數百年於茲矣。革命事業。自廣人發起。景從者多。客人十餘年前。革命志士。逃竄南洋者。多由客僑羽翼之。辛亥三月廿九之役。殉難先烈。客人居三之一焉。其資集於客。無論矣。武漢起義。客僑聞風響應。棄職業而歸。雲集省垣。爲北伐先驅。鏖戰於宿固間。甯不足爲粵人光耶。及其成功。廣人忽置其排客之聲。雖出無意識者之口舌。要之。言論爲事實之母。不幸而潮汕土客之鬥以起。

夫廣人自居爲土以外客。由來甚久。請先述土客之近源流。

今粵之以土人自命者。皆其同操廣州音者也。其近似廣州音者。類相依附。(如新寧)其毗連廣州境者。亦倚聲援。(如肇羅陽高)是所謂土人。若限自廣府及西江流域者。然而所謂客人。其近因。則由與土人雜居西江各州縣。有操梅州等屬語言者。而客家之稱以起。(前清雍正十年。廣督鄂爾泰。招集惠潮貧民。開墾恩開鶴三縣。時梅州爲程鄉縣。尙隸於潮。事見經世文編卷三十四)其遠因。則梅屬所以稱爲客人者。沿宋時梅州有主客戶之分。而客人之名以立。(詳宋太平寰宇記及元豐九域志)審是。而客之名。固有來歷。獨土之名。殆私外客人而自爲標榜者爾。數十年來。貴土賤客之見。雖上流社會之心理。亦無從解免。官斯土者之蒙昧無知。不足道矣。多學如吳君之四會縣志。故以客爲乾音之訛。竟指客爲乾佬種。不惜眯目以道黑白。何怪悠悠之口動肆輕薄也。夫對客人而自稱爲土人。原無足異。猶今海南人亦稱廣州人爲客人。昔者林海巖先生作客說以譎當道。以謂土客之分。即

主客之分。黎氏庶昌極躓之。然因先入爲主而居於土。因後至爲賓而目爲客。不過一時之界說。初非種別之名。祠。即假定土客之分。尤當敦主賓之雅。奈何自居東土。乃弗克盡東道。此恩開新土客相鬥之禍所由起。殷鑒不遠。即在前清同治初年。何期今日廣人一爲波動。而事實又發見於潮汕也。（胡督未赴南京前。有土客之分。絕無理由之戒諭。可知波動之有由矣。）

雖然。吾謂土著之名。廣人且漫自許。請進述土客之遠源流。

攷溫公通鑑載吳起對魏武侯曰。昔三苗氏左洞庭（即今之湖南）右彭蠡（即今之江西）德義不脩。禹滅之。是虞夏之間。大江以南之舊主人翁。盡屬苗獠無疑也。即歸禹域後。而吳楚尙號蠻夷。吳爲今之江蘇。楚爲今之湖北。爲間春秋戰國時。五嶺以南之百粵。固通典所謂人雜夷獠。不知教義。好構讎怨。常相攻擊者。何處有一漢族之足跡乎。此廣人不得遽冒爲土者一。

又攷史記吳楚世家。及南越尉佗列傳。皆言秦主中夏。略定揚越。始置桂林、南海、象

郡始以謫徙民與越雜處。由是五嶺以南。方有少數漢族之跡。然除尉佗外。(佗今山西人)處者爲謫徙民。則又漢族之見屏中原。而在移郊移遂之列者也。吾不敢謂今之廣人絕無自此與原人混合者。吾尤不敢謂今之廣人。卒皆自此而同化於原人者。此廣人不堪固認爲土者二。

又攷漢後史籍。自魏晉以還。中原雲擾。民族乃相率渡江。當日尙立南徐南司等州。謂之僑軍州。以安集此播遷之衆。夫僑之云者。尙未肯即安於土。如今世南洋美洲華僑之比。特旣孳生日廣。必至散處大江東西。五嶺南北。亦固具所。隋書南蠻傳云。與華人雜處。曰蛋曰俚。俚即今海南之黎。蛋族至今水居於粵。必爲土人無疑。可知華人與粵雜居。固在漢晉以後。屈翁山新語。謂廣人多來自珠璣巷。此巷在南雄。蓋自唐初設市舶司。以開關廣東。泊中宗末葉。復大舉開大庾嶺。修治道路。使與中原得交通之便。廣人之來。殆盛於斯時。此廣人當自知由來爲客者三。抑嘗攷萬姓統譜。氏族大全。及姓源珠璣等書。凡今大江以南民族。幾無不出大河。

南北者。若必自命爲土人。除非尉佗以後之粵族。盡同化漢族。改從漢姓者耳。試問今之廣人。誰肯自認者。無論不肯自認以誣其祖先。且各有族譜。尙足自考其溯。亦不容誣也。又況北江之獠。海南之黎。粵中之蛋。湖南貴州之苗。舊之土著。今固儼然在耶。廣人既爲漢族。漢族即盡是客民。此廣人當自知本屬爲客者四。

綜此四證。則對後客爲先入之主可也。因先入爲主。即自冒爲土著。輒以後客之侵入爲忌。甚或數典忘祖。反排擠客民。使夷於苗。獠之列。其迷謬孰大於是。此廣鑿諸人之同爲客人。鑿鑿可據者。雖甚媚嫉。當自憬然已。

若夫梅州之客。亦自有後先之別。先客自東晉南渡而來。至南齊時。已分海陽縣地置程鄉縣。及宋而始盛。宋初。梅州主戶一千二百一。客戶三百六十七。逮元豐。主戶五千八百二十四。客戶六千五百四十八。主爲嶺獠。客爲漢族。（梅州始置於南漢。原名敬州。餽程鄉一縣。縣居上游。既全爲漢族。州居下游。故仍與土人雜居。宋平廣南。改名梅州。將州治自松口移於縣治。元豐甲子。始築磚城如今。）當宋末。文丞相

由虔復梅。招集義兵。梅人從之。後遭胡元屠戮。僅餘古楊卜三姓。故梅民之憾異種尤深。後客則自元明以來。再由江西之贛州。福建之汀州。逐漸遷入者。明初罷梅州爲程鄉縣。以遭元屠戮。民族稀少之故。然自元至正間。有蠻寇嘯聚梅塘。招討使陳梅滅之。由是漢族入梅。遂無客非主。亦無主非客矣。（前明潮州尙設蠻官。而程鄉無聞。蓋絕滅於元也。）

又豈梅人爲然哉。試攷東江客族。多自汀江循流而下。北江客族。多自贛江越嶺而來。獨西江一小部分。乃自惠潮移墾轉徙者。（即雍正十年移墾之客）其與廣潮人同居百粵。遠者千餘年。近亦數百年。土原爲客。客亦爲土。突生疑異何爲者。所不同者。僅一語音。然語音從水土而歧。汀贛二州之水土從同。故客音到處皆同。（此猶近因。若遠因。則今大江以北。凡客族之原音。尙無差別。俗所謂離鄉不離腔也。）東塾纂謂廣音客音。多中原古音。洵爲先覺之言。且先生二字。廣客俗音。即毫無別。又客人之操廣音也。祇唇吻稍轉。而即得。由廣爲先客。歷漢晉後千有餘年。方音不無

少變之故。即就客音論。亦視所居之地何如。不無因水土而生差異之點。而雷瓊潮廉之各異其方音。原因居於水土之久。亦從可知已。然則廣人客人。固同屬中原遺民。即廉欽人。雷瓊人。潮州人。亦何非中原種族。同攘苗裔之土而居之者哉。（蛋爲我族所迫。入水而居。到處皆然。此土著之遺。隋書可證。獨粵俗好械鬥。與通典所言之夷獠同。豈漢族亦不免染土俗歟。抑其中有不免幾部分之土人。同化於我。而未

能脫離其故習也。則非不佞所敢臆斷矣。）

由是言之。同非土著。同爲客民。祇有先後之來。並無種族之別。且先客所據。多粵之平原沃壤。後客所據。則粵之山谷瘠區。爲先客所吐棄者。如後客圖攘先客之所有。固難免嫉視。今後客無惡於先客而攘奪之。先客亦何惡於後客而猜嫌之。若因語音不同之故。強生異種問題。甘爲同類相殘。不循人道主義。將先客之於後客。如滿之視漢。則後客之於先客。亦如漢之敵滿。夫滿漢所以不能調和者。豈種族上之問題。乃權利上之問題耳。滿人之取官也。如拾芥。漢人則難若登天。漢人以汗血所得

之資財輸稅。滿人則坐食錢糧。已積二百餘年不均不平之心理矣。邇年借立憲爲名。滿人之揮霍也愈恣。漢人之羅掘也愈窘。故一發而不可制。粵之排客。其波動之心理。寧若是耶。果若是。則昔合廣潮客三種之語言而成粵。今將分廣潮客三種之人類以破粵也。甚非吾粵前途之幸福也。

## 無夫姦論爭點之評判

刑律爲一國科罪之準繩。規定不當。國民全體。受其惡果。故反覆討論。不厭其詳。初不必持舊觀念以拒新。亦不必持新觀念以詆舊。若不問事體之何如。唯斷斷新舊界劃以問執人口。無有是處。

新律一系統。舊律一系統。舊律根於倫理之發達。新律根於社會之進化。此吾之所贊同也。舊律以道德爲標準。屬哲理之範圍。新律以法理爲標準。屬科學之範圍。亦吾之所默認也。然姑舍此全體之執持點。而評判其事體之關係點。

其以無夫姦爲無罰之不可者。極強之理由。謂將大開方便之門。則孀婦處女。過於



自由。淫亂之俗。不知所紀。此爲風化起見。其以無夫姦爲有罰之不可者。極強之理由。謂無配偶者。經兩方合意爲通姦時。曾無受害之主體。又舍本人親告罪外。雖父兄不能代其發覺。且此乃放任行爲。非不法行爲。故不爲罪。此從法理觀察。試比勸之。覺主張處罰者之言。不及主張不處罰者之精關。並覺此等處罰。茫無把握。新律之不規定爲罪。有斷然者。

顧吾思之。有夫姦者。亦未嘗非放任行爲。又其通姦時。亦必爲兩方之合意。徒以其夫爲現在之主體。認爲有害。而於已婚之孀婦。則不認其亡夫之主體。未婚之處女。更不認其後夫之主體。故任損害而不爲害。揆之法理。寧可謂平。則曰此無親告罪故也。然有夫姦者。又豈必其妻之親告乎。則曰其夫可發覺故也。然其夫可代其妻發覺。則其父兄亦何不可代孀婦之亡夫處女之後夫發覺乎。其放任行爲均。其兩方合意均。其非親告罪也亦均。乃一罰一不罰。是新律之處有夫姦者何其過督。而處無夫姦者又何其故縱也。

不寧唯是。因有夫姦處罰。而無夫姦不處罰之故。其結果遂發生一絕大之問題。則今歐美文明諸國。女子固不樂有夫。男子亦不樂有妻是也。何以故。有夫姦有罰。則不利女子。不如無夫之自由故。無夫姦無罰。則並有利男子。亦不如無妻之自由故。豈無倫理道德。以輔社會之進行。而此種法律。實驅之使然。雖上流社會。且有樂此文明自由者。(不佞在歐。習聞其風。且見其人。然無正式婚配。特多苟合之聯偶。謂予不信。請觀法國新定之野生子承繼律。請讀美前總統盧斯福之白種衰亡論。夫新刑律之觀念。以生物學為根據。必個人生活競爭。超軼範圍。社會實受其害。始謂之犯罪。凡處罰與否。以其事之危險為衡。今有夫姦則罰。無夫姦則否。其危險社會為何如。恐此種法律。先不能不受社會之裁判。又新刑律據生物學之法。則謂人類性質。由二大因果律所造成。一曰遺傳。一曰社會。凡遺傳惡性。及社會惡習。使之不得不然者。苟可矯正。雖犯罪行為不罰。惟不可矯正。始用社會排除之方法。然則世界姦通之弊。其可矯正者耶。抑不可矯正者耶。如可矯正。何以一則悍然排除。一

則坦然而不排除也耶。又何以法理如此偏深。反陷社會以亡種之危險也耶。此事實田法律生之不可掩者。吾不唯欲質諸治法學之大家。並欲質諸造新律之大家。總之。吾人任舉一事。凡確當於人心所同然者。縱有少數爭論。無不終歸釋然。如新律之正當防衛不論罪。前有疑其關於尊親不適用者。卒援古人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之義。即表決從同是也。人心所不同然者。反是。無論懷疑者若何頑固。執持者若何開通。終不能以言劫人而迫其盲從。如此次新律之無夫姦不處罰。經反覆提議。終不得多數之通過是也。（前資政院論爭亦劇不始吾粵）然則盍再推求所不同然之故矣。而橫互文野之意見。以盛氣相加。何爲也哉。

## 新教育實體世界觀之研究

中央教育總長蔡君受事之始。曾發表意見書。謂有隸屬政治教育。有切實。軍國民主義。實利主義。公民德育主義。隸屬政治者也。實體世界觀。超軼政治者也。而美感之教育。即爲達於實體世界觀之徑途。又謂實

託於現象世界。而又超乎現象世界。世頗病其玄微。謂此主義不能成立。嘗靜參其旨。以爲譬言性然。性緣情而見。人所共喻者情。獨性可自盡。以宰制夫情者。初無迹象之可求。非天下至誠。固莫之能喻也。宜世人竊竊焉議之。雖然。蔡君特表示教育之全能。作中道而立之計畫。其能從者進之。不能從者。亦使知至善之所止。故曰實體與現象對。此觀念爲教育究竟之大目的。以現象政治造成世界幸福。爲期達到實體世界觀念之大作用。非謂主張超軼政治教育。而於隸屬政治教育。無俟審端致力也。議者或病其言之過高。未合社會之程度。則誠有然。若謂其言之不當。欲率天下而入玄妙之途。蔡君始念固不及此。

吾嘗言泰西科學。唯求達用。凡不可見之體。則界之以不可知。與莊生言六合之外。聖人存而不論同旨。然科學之說。儘有窮諸六合之外者。獨於體之不可見。則存而不論。猶謂科學界說應爾。乃於哲學亦然。彼言純正哲學。世界未能成科。亦即明體之事。非無成科之必要也。世界學者。未能臻於成科之至詣也。蔡君果有以實之乎。

誠足爲教育界開一新紀元。抑此爲吾國固有哲學所獨到之境。求之歐美。無其資料。求之吾國。則古聖昔賢之詔我者。如或遇之。蔡君旣任教育。乃有此究竟主義之表示。猶之民國鑿造。必以共和爲標準。究之共和目的。亦不知何時方能達到。寧能嫌其太早。而不表示此政體耶。中華教育界載陸君費達非難之言。謂民國教育方鍼。當采實利主義。此爲造現世幸福之入手。蔡君固承認之。正如民主共和。必以掖進國民程度爲入手。蓋亦無人不當承認爾。

然則蔡君果爲教育大家與否。吾不敢知。特所表示主義。非優入哲學之域。而直窺其堂奧者。不能將此真精神探喉而出。且對於業教育家。亦不可無此最終目的之提撕。使知人世幸福之外。更有一種人類幸福。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命。爲往聖繼絕學。爲萬世開太平者。懸於腦際。庶幾教育事業。可臻圓滿活潑之境。而現象之文明幸福。乃不至宗教家排斥爲罪惡之源。誠體大思精之論。亦體立用行之道也。若夫現世未遑。蔡君寧不知之。其必從事政治教育之建設。無待著龜。即如孔門教人

求仁。而能三月不違者。惟顏子。餘則日月至焉。故仁終爲孔子所罕言。唯立文行忠信之四教。準此以觀。超軼治教育者。爲理想之目的。隸屬政治教育者。爲實行之目的。固有斷然而無或然者。所當從其後而觀之。不能始自今而難之也。

抑不佞更有一言。教育國民。洵今日最急之務。但必有正本清源之規畫。能造成新國民。乃彰舊國民之不績。蓋舊國民者。特新國民之驅除。無新國民。則舊者相引彌長。恐無以達進化之目的。故與裁撤軍隊。整理財政。同一握要之圖。又必彼二部先種其因。而後此一部可收其果。設軍政財政。長此紛擾。無論實業難以發展。即實利教育。亦如一部十七史。不知從何處說起。更何有實體世界觀也哉。

## 國民無教之歷史

昔孔子言以不教民戰。是謂棄之。孟子亦言不教民而用之。謂之殃民。似孔孟時之無教。僅屬軍人之一部分。餘四民尙非無教者。今攷其實。殊爲不然。周官者。吾國最古之法典也。大司徒。古者養民而兼教民之專官也。後世以爲司農。

職在賦民。此即無養無教之根源矣。攷司徒辨五地之物性。而施十有二教於民。又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。以保息六養萬民。以本俗六安萬民。然後以鄉三物教萬民。而賓興之。以鄉八刑糾萬民之不率教者。唯能養之。乃能教之。唯能教之。故能知其賢而舉之。識其不才而舍之。既論民之秀者書而升之。及其官也。又論辨然後使。任事然後爵。位定然後祿。其教已詳。其舉彌審。其官尤慎。故未有源清而流或濁者。是以有不率教之民。有移郊移遂之士。斷無不肖之官。如後世以厲民自養爲天職者。夫司徒掌其教。鄉師聽其治。此中央上級之教官也。而受教法於司徒者。每鄉有鄉大夫。以司攷察。有州長。黨正。族師。閭胥。比長。以實施教治。此地方下級之教官也。自上下。無非注意於民。無僅注意中央地方。而不及民者。是爲官僚治制之極。則至春秋時。而此制蕩然。然觀國語載齊桓公內政之法。則雖不教民。猶嚴察民。其法由五屬大夫退。而脩屬。屬退。而脩縣。縣退。而脩鄉。鄉退。而脩卒。卒退。而脩邑。邑退。而脩家。凡匹夫有善。可得而舉。匹夫有不善。可得而誅。又除五屬大夫復事外。凡鄉長必

復事而親問之。以重其脩德進賢之責。教法雖無聞。而有蔽明蔽賢下比之罪。考察固甚周也。至春秋末。而察民之事。又無聞矣。於是官之於民。遂無教之關係。唯有治之關係。

然使察官之法尙備。猶可謹於其流。周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。其治典曰。以治官府。以紀萬民。其教典曰。以教官府。以擾萬民。其禮典曰。以統百官。以諧萬民。其政典曰。以正百官。以均萬民。其刑典曰。以刑百官。以糾萬民。其事典曰。以任百官。以生萬民。可見任官所以生民。即紀民擾民諧民均民糾民之官。尤有當治當教當統當正當刑之典。烏有後世之官。已不教民而舉。且得顯然表異齊民。又可不治不教不統不正不刑。唯任之以爲民賊者哉。孔子作春秋。獨譏世卿。以不唯其材。唯其世。流弊將無所底。他日更表識之曰。今之君子。好實無厭。淫德不倦。荒怠傲慢。固民是盡。午其衆。以伐有道。求得當欲。不以其所。孔子爲其時之公卿大夫撮影。孰知陵夷以至後世。竟無一語。不惟妙惟肖哉。以無教之民。而得翹然爲不治不教不統不正不刑之



官。又必自春秋之卿大夫始矣。

不甯唯是。自上不教民。民乃不得不倡學以自智。後人謂春秋戰國。政治日微。而學術獨盛。烏知其智焉者以學。其無學者皆愚。此即普通民質升降之一大關鍵。又况其智焉者。且一變而爲游士。自孔子沒。七十子喪。流及戰國。游士多於卿矣。蓋世卿不學。猶限以世。游士非盡無學。而可立談以取卿相。動輒傾危人國。殘殺人民。後世詩賦論策八股經義之禍世。恐無此酷。雖以孟子之賢。亦視不耕而食爲固然。渾忘不教而官之非法。至昌言無君子莫治野人。無野人莫養君子。不知莫治野人之君子。多於莫養君子之野人。則官之外更多游士。以厲民自養。必至民無以爲生。矧守先待後。唯孟子可以自文。非游士可率藉口。宜許行之徒。奮起與開論戰之場。即其弟子彭更匡章輩。究亦不能無懷疑也。（呂氏春秋載匡章謂惠子於魏子之前曰。蝗螟農夫得而殺之。爲其害稼也。今公行。騎者數百乘。步者數百人。此無耕而食者。其害稼亦甚矣。與彭更質問孟子傳食爲泰之理想同。特彭更見折於孟子。匡章故

借惠子以發耳。然則官士兩途。與民中分階級。戰國時已認爲通義。國不教民以愚其民。官與士復不教以厲其民。民生之厄。至衰周而其局已定。嗚呼。尙忍言哉。入秦專制。以迄亡清。凡農工商三民。特有國者之庖豕耳。且爲官爲士爲兵之礎上肉耳。雖秦焚書坑儒。學界頓受一挫。頗爲世所詬厲。然令民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。尤有治無教之概念。而淪斯民於永劫者。自時厥後。漢令郡守察舉孝廉。魏立州郡中正以九品官人。名曰鄉舉里選。無非聽民自爲材。既無教矣。自無所謂上賢以崇德。簡不肖以黜惡。故至六朝而極敝。隋唐以後。更定科舉取士資格任官之局。雖設學校。而別有試士之法定。其取者。其不取者。任其自爲不肖也。雖重銓選。亦別有任官之法。進其用者。其不用者。任其自爲不遇也。於是不取求取。不用求用。而士與官多敗類。於是取者不用。用者不取。而官之敗類更多於士。民見官之罔民。莫敢誰何。於是農牧工商。亦爭市一官以相遁。舉國皆敗類之官。舉國無厚生之民。於是羣集矢於所學之無用。亟舍內以求外。乃終假所學爲獵官之具。於是求諸外轉違諸內。

新政日舉。新官日增。民生遂日蹙矣。吾觀亡清之社會。竟成一棍騙之社會。（往日報章所紀。有官棍、紳棍、學棍、路棍、礦棍、善棍、商棍、神棍、賭棍、妓棍、種種色目）聚無數棍徒以蠹國瘠民。雖由社會積習使然。而原因總緣無教之爲禍烈也。

夫以清之末造。因庚子一役。創鉅痛深。欲舉數千年積敝之法。廓而清之。囂然於開民智。進民德。奮民力。甯非從泥犁中放一綫光明者。無奈官士軍民。由來無教。徒激一時之憤。不移時而若官若士。皆爲彼別開生面。並非爲國與民別開生面。且僞立憲之害。甚於不立憲。此武漢首義。而全國民之心理。所由傾向於民主共和也。雖然。吾民今日。其遂可復爲有教之民乎。吾國今日。其遂可進爲有教之國乎。竊不能無疑。蓋現在之社會。仍承亡清之社會。官士爾途。已不自知其無教。更益以大多數無教之兵。率置國利民福於腦後。德國理財學者。謂官吏教習醫士。皆繞道生殖之人。其數若日增而不減。則殊無益於國家。今官士兵三者正日增。農工商三者正日減。生利則益萎縮。分利則益漲進。國誰與立。民誰與生。况猶不能爲實際之統一。無殊

治絲而棼之。其謂之何。

今中央行政。設官初不減於前也。而立國機關。各省實爲之梗。地方行政。設官亦倍增於前也。而自治機關。各縣尙無敢萌。中央眼光。及省而止。地方眼光。及縣而止。國與民兩無所麗。總由社會心理。未能擺脫舊習。故至爭仍舊貫。其終陷民國於至危極險否。雖甚自諱。然外人已洞若觀火矣。若冀其休養生。尤無異與狐謀皮。彼所謂民生主義。乃欲民不自愛其生。唯生其一羣之公僕主義。此官僚政治之偽穢。積極已二千餘年。視彼所偽穢之牌匾旗杆。奚翅百倍。(某司欲正教育觀感。動譽前清僞名穢職。請示銷毀祠廟之牌匾旗杆。然實先導後生小子以偽穢祖先之觀念。亦不知教育爲何物矣。)所望國民政治。從新組織。自今伊始。速求地方大小議會之立法機關。倡導自治思想。湔除倚賴官廳之劣根性。日以自殖自振其民。於加富加教。善自爲謀焉可矣。况彼亦終聽民自殖。而渴望有所誅求者耶。傳載輿人之誦子產曰。我有田疇。子產殖之。我有子弟。子產誨之。此古者父母政府興養立教之精

神也。今子產固絕迹於世。而政府且退居公僕之地位矣。人民不自兢生存。政府將無恃以爲生存。而諸公僕又將與主人兢爭生存。主人其何以自處也。

## 紙幣流通之原則

紙幣流通。存夫信用。夫人知之。然信用必合雙方言之。非此方可無信用。而彼方宜有信用也。尤非此方可以勢力迫彼方之信用。而彼方宜怵勢力以服此方之信用也。果爾。亦太昧流通之方法矣。原紙幣流通。全恃兌換。故又名兌換券。既爲兌換券矣。則祇以實幣一圓。與虛幣一圓並行不悖爲原則。若欲得三四圓以上之效用。非商業隆盛。銀行發達之國。劃付款多。有以節約實幣之用。實末由夢想。且亦非可視爲行鈔之原則也。蓋國殖既富。信用大孚。人咸樂取携之輕便。方且競爲流通。無俟勉強。甚有供不劑求。願絀實幣之價以相市者。斷非自始不循原則進行。即可不揣本而齊末。而責望有同一之效果也。今以乏實幣供軍餉之故。即發行軍用票。亦非得已。乃欲驟增千百萬圓之虛幣。吸集市面千百萬圓之實幣。以交相爲用。又希冀

勿循兌換之原則。是無異力理未明時。歐人欲運巧思。而製自行不息之機器也。烏可得哉。

世之議者。以舊政府能發行廣東官銀錢局紙幣一千二百萬圓。合之大清交通兩銀行所發行又百餘萬圓。以爲吾粵金融。未嘗不藉紙幣爲活潑。今新政府擬發行千五百萬圓。除收換原行之七百餘萬圓。實祇加發七百餘萬圓。又比較舊政府發行之額。不過增發百餘萬圓。以爲必可信用。誰不謂然。顧信用與否。當先自問能供兌換與否。若心理上以爲不換紙幣。而名義上姑作兌換券以強人信用。則又當自問所發行額。能適合人民之需要與否。二者殆必居一於此。

夫舊政府之濫發紙幣。固與濫鑄銅圓。同爲籌款之唯一手段者也。本無信用之可言。惟尙合人民之需要。所以能行。其所收集之實幣。又純爲銷極之用。不爲積極之用。以故恐慌一起。兌換紛集。即務乞靈外債。藉資彌縫。亦有目所共睹矣。雖前此借債銷却之紙幣。幾及千萬。可藉口於鐵路國有之抵制風潮。然未銷却者。仍有二百

餘萬流存市面。寧非適合需要。故終無人持以兌換乎。夫粵商需要。寧止此數。特承屢次恐慌之後。商場凋敝。已達極點。即無鐵路風潮。逾額之紙幣。亦必返其宅。但銷却不如是之速耳。今吾粵自光復後。曾否於商業恢復絲毫。亦祇加萎縮矣。而舊收紙幣。既先提發五百萬圓。業不加進。而供過於求。人之爭持兌換也。豈必盡起於不信哉。乃徒以信用問執人口。特一方面之辭然耳。

自商人藉口兌換之故。由鄉間未能行用紙幣。須兌實幣以歸。議者又亟爲強迫四鄉流通之計。其進焉者。則謂必募集公債爲基本金。或推廣官銀錢支號於佛港等處。或就各府縣分設滙兌支號。皆撥付資本。先設準備。此頗通銀行作用。然公債利用之途未開。恃募愛國公債。已先無把握。且當事亦急不暇擇。但求出欸之可支。違問入欸之非法。各府州縣。更非所計慮矣。於是流通紙幣之一問題。遂日絞官廳省會及商會諸人之腦。卒無術以善其後。或於稅釐收入。強加紙幣之價。而低落依然。或更以官廳命令。爲紙幣與銀毫各半之伴用。而紙幣多於銀毫。其過半者。仍不能

不許其低折。且銀毫愈益居奇。紙幣愈益低落。匪徒無益。而又害之。馮氏桂芬抗議。曰。鈔幣一法。雖以天子之命。不行斯不行耳。嚴刑峻法。曾不足動其毫末。嗚呼。豈不然哉。

西人有言。凡外國如何美善之政策。一入中國人之手。便成殭石。蓋凡百政策。皆有種種之先決問題。歐人之優勝亞人在此。而吾國民之心理。一着手便告成功。於其中層累曲折之故。未能圓滿無憾。卒貽社會之隱憂。其缺點亦在於此。夫流通紙幣。豈非今日當務之急。且爲整理財政計。亦正當利用兌換券。藉以誘起人民之信用。第所發行之額。質言之。即以無利息而向公衆借得之額。凡持有此券者。即無異對發行所而有存款者也。乃無相當之準備金。聽人隨時支取。又欲保持價格勿令低落。以利推行。則除適應人民之需要外。更有何流通之術耶。蓋發行紙幣。爲政府當務之急。而恢復商業以增需要。又爲增發紙幣當務之急。置此不問。即開銀行。而無存款之吸收。折息之圓活。亦票號已耳。兌換錢店已耳。於生計上之金融機關。猶未



足爲輕重也。况絕不注意商民生計。惟望商民供給需要哉。

抑此次發行紙幣。軍人率持十圓五圓購物於市。強迫商民以實幣爲找補。商民感其困難。至要求官廳多發五圓以下各種之小紙幣。此比大紙幣更易增發。故不期而達至二千萬圓。又小紙幣驅逐實幣之力。較大紙幣尤甚。其起格里森之原則也。尤速。此亦實幣日少紙幣日落之一助因。而在當日誰自認爲飲鴆止渴者。今雖悔已無及。而悟其非法者。猶若未聞其語也。（且欲增發五角紙幣）人皆曰予智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。而莫之避。又奚獨愚民難與慮始也耶。

要之紙幣必以實幣爲基本。可憑金銀而作代表。不能憑虛造以作金銀。實幣多而紙幣少。則紙幣以利便携藏之故。名價將申於法價。（信用素孚者亦然）實幣少而紙幣多。則紙幣以難保平衡之故。名價必絀於法價。（信用未孚者更甚）此萬國不易之通轍。然能平準其彈力。而無過度之濫發。即行不換紙幣。亦可與兌換券同功。因求過於供。必無人持以兌換。供過於求者。反是。惜乎公例粲然著明於世。而強違

之者。尙不憚以人力破之也。

## 地價差增稅率之發明

課稅之法。定率稅優於配賦稅。而定率稅中。遞加稅又優於比例稅。此舉世所同認也。遞加稅倡於泰西十八世紀理財學諸家。至十九世紀各國皆爭相仿效。今殆遍矣。其原因起於法國大革命後。貴族平民階級已消。而百業競進。由是貴賤階級。又轉而爲貧富階級。富者挾資龍斷。貧者聯盟罷工。其軋轢也滋甚。識者憂之。乃改比例稅爲遞加稅。視納稅者貧富之衡而異其率。富者稅重。貧者稅輕。以求負擔之公平。雖均貧富之一法乎。固租稅原則最要之基扃矣。

遞加稅目不一。而以所得稅與所有稅爲大宗。地租房稅不與焉。（地畝房屋。因世運增進。價值漲高。可改其徵收法。然手續甚繁。）所得稅。又遞加其溢利所得者。而勤勞所得不加焉。如德之普魯士行所得稅。必扣除各項例費。計其所得淨額。按以納稅。凡年中所得。不及九百馬克者免納。是也。所有稅。亦遞加其財產所有。（即有

息入者）而原值所有不加焉。如普行所有稅。凡家產原值不過六千馬克者免納。即原值二萬馬克。獲利不過九百馬克者亦免納。是也。世又名之爲累進率。此皆富人之負擔。而貧民不及。猶之消費稅重課奢侈品。其日用品貧富惟均。不可重課以病貧民。誠哉文明之稅率也。乃最近新發明之地價差增稅。又累進率之加重者。此何以稱焉。豈地畝房屋亦適用遞加稅歟。非也。蓋地價差增稅。乃課諸財產所有。且兼有溢利所得者。

此稅目發明何國。吾未及攷。惟德國於其聯邦內之地方稅。有行之者。近又試行於租借吾國之膠州灣。前年英欲行之全國。突起政界劇爭。此稅雖多數貧民所喜。頗合國家社會主義。凡有貧富階級之國。似可準行。然正有辨。夫地價差何以名。因近世社會發達。營業組織。範圍既廣。而土地之效用遂增。加以交通日臻繁密。凡鐵路所經之地綫。及其所過之都市。皆地價飛漲。視前倍蓰。往往有數畝薄田。前此罄耕耨之勞。難資事畜者。因地價飛漲之故。忽居奇而坐擁厚資。如德都柏林附近。有舍

### 地價差增稅率之發明

彌堡之農夫。前購值六十馬克之地。後因此地圈入柏林市。陡值六十萬馬克。又布利資有農夫。前購值百餘馬克之地。後有人以十五萬馬克轉購之。未幾其地爲鐵路驛站。復轉賣得百三十萬馬克。凡此皆非地主之力所能致。皆由社會發達。闢此莫大之利源。故爲財產所有。而兼有意外之溢利所得。乃從而增此新稅率也。不甯唯是。利之所在。人必爭趨。雖嚴刑峻法。莫之能禁。土地効用既增。必有賤丈夫焉。競爲投機之業務。操術彌巧者。獲利彌豐。苟或失敗。破產亦巨。此種業務。最足蹂躪商場。擾亂社會之生計秩序。吾國滬上租界。此種投機之業。屢召恐慌。其明鑒也。而土地投機。尤多障害。往年北方營造鐵路。即有從事此業之發現。而強致巨富者。設有相當之地價差增稅率。固可稍遏其兇燄。即非關投機。而會逢其適。苟無此稅。亦覺資本家坐食社會之利。而無報。勞動家又隱受資本家之害。而無償。不平亦莫甚焉。今德國試行於膠州灣。其攬此種新稅以增庫藏之收入。而辦地方之公益者。成效卓著。吾國他日。若有此種土地効用發生。必當仿行此稅。固無疑矣。

迺英欲行之通國。反得罪巨室何也。此雖有別種原因。然彼政府提出之新增稅案。即同黨中亦先有不慊者。他端勿論。其最鬭爭之燒點。即此新設之地價差增稅。緣此案之條件。凡土地之轉賣者。及借貸經七年以上者。或地已無主。所有權移屬於他人者。皆須重新鑑定其價格。設其價格較前此登錄時加漲。即將所漲者稅其五分之一。每漲一鎊。稅四先令。是並無效用發生之土地。亦課以加重之累進率矣。宜素封家羣起而敵視之。蓋此案除借貸及移屬之地。所漲之價。無論若何鑑定。尙屬財產所有外。若土地轉賣。則所漲之價。已爲賣主所得。而所增之稅。則爲買主所出。使買主他日可以投機。稅之亦宜。然投機之業不常有。而轉賣之業所常有。執非常之稅以概其常。此法之所以未平也。不平則爭起。雖文明國。甯勿振振有詞哉。要之地價差增稅率。已爲累進率之加重者。必課之財產所有。兼有意外或投機者之溢利所得。負擔乃爲公平。否則雖以英之文明。亦且囂然其不靖。非謂此稅目不合於學理也。行之者不衷於法理。文明人固不任受也。且土地轉賣。無論何國何時。

### 地價差增稅率之發明

原值皆不免增進。特所有之價雖進。所得之入或微。與效用發生之土地。所有之價已漲。所得之利尤豐者迥別。累進率且無如何。况加重乎。明乎此。而地價差增稅之界說。可瞭然矣。而租稅原則。有種種法理。亦萬不容作蒙昧之概念矣。以社會最發達之英國。其民力又輕於負擔。尙難強行此種新稅。誰謂社會幼稚之國。反可以此自厲其民耶。

嘗攷各國對於地租房稅之改正。別有其通行之法。一曰地價法。以土地賣買價格而定其稅額。然此法往往不能盡地利之實價。近尙有專行之者。一曰純收入法。以各土地之收益額。精記於圖。以爲課稅之據。即徵收冊法是也。然此法調製已難。檢査亦非易。法國積五六十之歲月。耗二億佛郎之鉅費。乃始告成。於是有謂地價法已包有收入法之便。且賦課亦甚簡易者。然攷德奧。則近分地稅房稅爲二。地稅用純收入法。凡農牧漁圃各地。設公估局爲種種之精定。計其入款淨額征之。房稅用地價法。除非租賃者。須估計以定其租值。餘各按租徵稅。蓋價值已漲。租值自昂。

稅從其租。即不啻從其價也。要皆與新發明之地價差增稅。截然不同。決不能混而一之。

自頃孫前總統回粵。提倡民生主義。主用單行稅地法。凡耕地屋地。皆照價納稅。謂全國每年可得四十萬萬之收入。一切各稅。皆可豁免。即欲藉換印新契。爲征收地稅之入手。殆於地價法中。隱寓地價差稅者。故曰英國上年提議此案。亦經過。無論此難以一手掩衆目。且世界發明所得稅與所有稅。正以寬貧民之負擔。與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。新定進項稅。將從前苛稅。一律豁免。舊稅中僅留地稅房稅兩項。亦經減輕以紓民力。其明證也。今反就文明國設法減輕之稅。獨設法以增重之。而社會又未經發達。豈不與民生主義相違反乎。乃一則曰防遏投機。以矜張其宏遠之碩畫。再則曰土地國有。以恫喝夫價格之上騰。吾粵人果崇信否。初不敢知。而孫氏則已費三次口舌爲演說矣。以單簡之心理。明單簡之稅法。縱令行之。而歲入果得四十萬萬。全國其尙有營業之資本否。亦一大疑問。抑此日民生既成枯腊。又果

地價差增稅率之發明

(卅五)

能歲供四十萬萬之契稅否。尤一大疑問。特孫氏固謂須先講求國家開財源之法。又謂民國社會日益進步。地價可增百倍。其心之希望若此。無怪其口不擇言也。

## 捐與稅債性質之區別

吾國無事不言捐。稅亦捐。債亦捐。是一種巧取於民之手續。亦亡國社會乃有此極可怪之心理也。夫當破壞時期。籌捐濟饑。原不獲已。豈建設時期。猶以磊落光明之事業。必假權詐姦譎之徑塗乎。是不可不區別之以正告國民。

凡捐皆屬慈善性質。凡稅與債則屬法律性質。歐文明諸國。無有以經國大計。不出之以法律。而行之以慈善者。故經常費取諸稅。特別費取諸債。此不易之通則也。其稅目至繁。皆主遞加法以均貧富。而轉嫁之比例稅。最爲財政家所慎審。其債類不一。皆主發行有價證券。爲任意之募集。而壓制勸誘之國債。亦最爲財政家所詆排。稍治國聞者類能道之。無俟余之喋喋矣。獨前清反是。明法律也。而故以慈善名。豈不如是不能適合國民心理歟。抑官與民相市以僞。其心理有不得不然者在也。



我國民盡自審己。

請述滿清之稅法。蓋無一而非比例者。取物之價格而評定之。貧富所納。較若劃一。如鹽稅。陶朱黔婁。所食惟均。其納稅亦惟均。且官專賣矣。更加重重之商專賣焉。自餘轉嫁之稅。無不類是。官吏知不平也。則不名稅而名捐。酒捐房捐屠捐花捐戲捐。一切襍捐皆是也。一若出自人民之捐棄。非由官吏之苛稅也者。且斡賦之商。尤有煌煌官示。不准抑勒絲毫。究之官之定額。所必取盈。商之貪饕。又屬無饜。自爲抑勒。復導人抑勒。郤曰不准抑勒。清吏之稅法如此。

請述滿清之債法。又無一而非壓制者。甲午之役。司農仰屋。戶部請息借商款一千萬兩。時實未知公債爲何物。惟勒鹽商報効三百萬。北京四大錢店報効二百萬。益以官吏廉俸報効三成。再分攤各省。強迫勒索。乃得逾額之數。捐也非債也。後某中允再請借內債。而昭信股票出焉。定總額一萬萬兩。頗有勸誘之意。然無應者。依然分攤各省。除勒官吏及富商報捐外。更強迫攤認於民。卒以移獎官階而畢其役。債

地價差增稅率之發明

(冊七)

也亦捐焉。其後各省紛募地方公債。知壓制勸誘之俱窮。直息借外債充之。強遣人民之負擔矣。夫勸誘之爲愛國公債。各國學者咸抨擊之。以爲勢必趨於強制分配。乃明明壓迫。亦諷以樂捐報効之名。清吏之債法如是。

夫必能履行償還之責任者。方可謂債。而清吏以捐募之。其應盡供納之義務者。當謂之稅。而清吏亦以捐收之。是誠何心。不過曰權宜之術焉耳。不過避加賦之名。乃得竊取深仁厚澤之誕詞。以自譽焉耳。專制時代。僞怪百出。今爲民國。不當出其心與民相見也耶。不謂今日尙不務行稅債之法律政策。猶利行籌捐之慈善政策。今之國民捐。倡自黃留守。憤借外債之困難。毅然奮起。電告各省。亦已靡然從風。籌議恐後矣。在倡之者。激於純粹之愛國熱誠。無暇顧慮。然已明言可仿所得稅法徵之。最富者更可以累進法行之。留守而知此義。吾方喜爲中國稅法開一新紀元。(吾國猶行比例稅。未進於遞加稅。)獨奈何蒙之以捐。而效清吏之掩耳盜鐘耶。攷國民捐。在前清時。因籌還國債。曾有倡行之者。而急公好義者無多。卒奉發還。繼仍

有發起籌還國債會者。陰假法律以行。仍歸無效。今又再接再厲。且章程已適用。稅率徒以一次爲限。故名爲捐。然一捐之後。果無復取求於民耶。恐留守亦萬難自信也。而技癢於勒派者。固已紛紛電認。務慊國民之慨也已。

使他國處此。爲消極之用計。唯有發行公債。無奈公債用途未開。債又弗克舉也。於是易之以捐。且以法人償普一呼。捐集爲勸。然攷法人以多金聞天下。當日償普之款二十萬萬。而其債券爲外國人應募者。十六萬萬有奇。自負之債不及五之二。各國蓋驚其理財手腕之靈敏。爲能造國。非第訝其有愛國心也。況本非義捐。奚爲自誑誑人。即誠如留守所云。法人純爲愛國義捐矣。而吾國民今日富力。較諸法人。當日何如。恐無庸自諱。又誠如留守所云。家未至毀。即應毀家紓難矣。而建國以來。吾國民趁一時狂熱。所呼助於外域之僑內地之商者。爲數又何如。當不難自計。乃以勸捐爲名。作一網打盡之計。曾亦思破壞時期用之。如泥沙者。固已取之盡。錙銖耶。（他省不敢知。若吾粵前此之籌捐。所有房屋。主客各半。按租捐輸。雖窮戶無幸免。

矣。民困非未開幕。何苦再暴其醜以供外人之輕視也。（參議院謂國民捐性質、與明末之樂輸無異、明之亡、以樂輸爲導綫、洵非過言、然利用籌捐者固大有人在、非俟怪狀紛呈、恐參議院亦無敢犯天下之不韙也。）

難者曰。捐且不行。稅於何有。一次捐不行。繼續稅更何有乎。曰。吾固言之。特別費取諸債。經常費取諸稅。黃留守反對借債以供革命後之收束。則此債非供經常費可知。其言國民捐可仿所得稅徵收。則此稅非能供特別費又可知。就令不妨顛倒而已。認爲國民應有之負擔。亦何苦不明正其法律。且均之取於官。取於民。亦何不即爲公平之負擔。責以急國家之急。並可明言他日終當行之而避無可避者哉。乃必效亡清猾吏。陰行強制之實。而又陽託寬大之名。故竊爲留守不取也。

抑嘗攷租稅種類。有直接間接之別。間接。即轉嫁之比例稅是也。直接。則有地稅、房稅、營業稅、利息稅、所得稅、所有稅、之數種。均課之收益財產。爲有繼續的稅源者。近世學者。獨以一般所得稅。爲最合理之租稅。蓋課此稅者。必除去企業與生活必不

可無之支出。又斟酌其一家之關係。除去負債利子。核定眞稅源之純所得爲標準。故財政學理上。認爲正當之制度。普國現行之所得稅。即屬一般所得者。奧國則名進項稅。合所有財產而課之。然所有稅。本有補充稅之名。即所得稅亦未始不可包有財產也。又奧國進項稅。凡已納地稅房稅營業稅薪俸稅者。可勿複納。以免苛擾。可見祇行一般所得稅。已挈租稅之要領。留守仿以勒捐。亦誠得其大宗。較孫氏倡行地稅。尤有意識。惟一念之誤。欲並強迫其無所得者。此猶亡清官吏初行房捐。按租二十取一。以課所有。後欲變爲十分取一。乃巧立主客各半之目。以並課其所非有矣。此種心理。寧堪適用於新造之民國哉。

總之外債可借。而借之已危險。抑又多艱。內債可舉。而舉之無其術。亦不濟急。國民可捐。而捐之任自由。恐無實濟。乃取外國通行極正當公平之所得稅。而曖昧出之。昔法人某鼓吹革命。後見破壞現象。胥出意外。有米刺伯啞之曰。足下既好牧牛。當勿慮其角之觸。今既慮其觸。又無術以戢。徒恃客氣以相號召。然國民誰不愛國。特

民生半多凋瘵。留守固自言之。以凋瘵之民生。供驕恣之悍吏。果誰不愛國耶。(西人宣言、監督之事、實由濫用比款惹起、聞前此借款、竟滙到外國若干萬、借外國之款、而滙到外國、是何用意、中國人民不知、而外國人代爲破案、豈非奇事、見六月十七民治報登載、斯言而確、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。)雖然、事勢至此、仍當共維現狀。無已、其稅捐並行。稅則強制。捐則自由。而稅必行。一般所得。不可稍涉遷就。至不兌換券。雖有東鄰。可前事師。而各省早已逾額增發矣。中央祇能換券以圖收束。焉能復有增發之餘地哉。

## 內債與外債之利用

天生萬物。有倫有脊。此倫脊爲一切法所自出。任舉一事。皆莫不有其對待之倫脊。粗言之曰方法。精言之曰原則。吾人貴求通方之學。以明用。即貴通此原則而已。然吾人最缺乏此種學識。故凡文明國通行之法。一入吾人之手。非膠柱以鼓瑟。即換面而改頭。行之亦弊餘於利。夫吾已明稅之不可爲捐矣。今請言債。

歐美文明諸國。初無內債外債之別。凡募債。但以普通條件。聽本國人與外國人自由應募。生計學者。名其債券。爲國際流通之有價證券。又西人動言生計無國界。蓋就國際滙兌言。而此種流通有價證券。亦可爲其實例。然以本國公債吸集外資。日本今日猶病未能。吾國雖若可能。又率含政治上之意味。爲國民所固拒。苟不含有政治上意味。外資又不肯輕投。故欲本國公債吸集外資。實非政治改革後。能措資本於無危險之地位。萬難矜言利用。否則反爲外資所利用。然則欲利用外債。必先自能利用內債始。

何謂利用內債。即發生公債用途。使游資得有歸宿是也。然有先決問題二。一先孚信用於國民。非租稅系統確立完善。民不能信財政之有基礎。非國會監督確有全權。民不能信財政之無曖昧。二先備行政之機關。必爲債權者籌穩便之計。乃覺登錄派息之非難。(外國銀行郵局。皆效其用)必得任事者具公忠之誠。乃覺募集收存之無弊。二者兼備。由是廣闢用途。使商民視公債。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缺。此其原

### 內債與外債之利用

則安在。緣此種債券。爲生計界交易流通之一物品。絕非以愛國思想爲其動機。吾人動以愛國爲唯一之口禪。其反此原則也實甚。

此物品已爲商業上種種之便利。故商民購買之目的。無論政府爲有期公債。爲永息公債。無不樂爲引受。即爲愛國公債。比較普通公債利益稍殺。第政府已爲人民所信用。亦無不願爲應募。蓋普通公債爲主因。愛國公債乃其從因也。其債券效用之途甚多。(一)可代現金作保證。如銀行通制。凡以公債券作保。即得比例所保發行紙幣之類。(二)可作抵押借現金。如銀行公例。凡貸金與人。必索抵押物品。惟公債券乃爲最良之類。(三)可當一切公積金之存貯。此在社會發達以後。大而積儲銀行。保險公司。小而各種公司。劃存贏利。尤以公債證券爲宜。抑公債原以吸集游資爲本能。惟因債券用途不開。遂致吾國游資。除購不動產外。實無安放之地。不得已皆存諸外國銀行以取薄息。爲叢驅爵。爲淵驅魚。而國民資本。且反爲外人吸集以利用矣。民生如何獲蘇。國殖如何不萎。哉。



不甯唯是。此種有價證券。國中無一用途。徒激發人愛國心爲應募。實無異畫餅充飢。雖以國民資本。供外國銀行存金。若至可痛之事。然能利用者誰乎。無利用之途。而欲人應募。則以募債始者。或以報效終。即不然。持此債券。肩諸篋笥。需現金時。既無從抵押。更無從轉賣。仍不如存諸外國銀行。爲有取求之便。顧以極單簡之無愛國心一言。恣其嬉笑怒罵之聲。此等社會心理。甯非亡國之心理也耶。故用途不開。債弗克舉。亦原則使然。設用途已廣。將不期而有收買此種債券之機關出現。則公債發生爲有效果矣。（前清將昭信股票。改獎官階。即有收買此票機關。是其明證。）不咎募之無術。徒責人之無良。何言之不智也。

或謂今承民窮財盡之餘。恐國民已無應募之能力。夫吾亦不敢謂有餘裕。然全國之大。有自由財爲游資者。當不下五萬萬圓。亦至胸矣。並此無之。又何能國。唯欲得此爲全社會殖將來之利。尤當力保其母以殖其子。必出勒捐下策。竭澤而漁。則鸕獮當前。爵魚終遠。故除行一般所得與所有稅。爲公平之負擔外。最宜先關債券利

#### 內債與外債之利用

（四十五）

用之途以爲吸集。變斂怨之決心。行慈祥之仁術。不且愛國而兼愛民歟。今國民銀行。黃留守又發起矣。此正可爲開通公債之入手。亦必利用公債券爲基本。銀行方能發達。計不出此。徒責各省商會爲集股之營業。反以貸款政府索相當之抵押。雖深心大用。路人共見。特恐國民冒險程度。萬不及少數英雄之膨脹爾。況民間資本。亦未必能副所期哉。(留守欲每省設一國民銀行。集資本百萬以上。縱有此財力。試問國民中有合資銀行之企業能力者幾人。此亦先決問題也。至財政部推行公債政策。欲於國民特別捐外。爲普通租捐。按照畝數勒繳。換給債票。又鹽飭加價。按照銷數勒繳。給予債票。尤未明公債性質。皆清吏籌款之心理。非外國理財之手段矣。)

何謂利用外債。即設法吸入外資。使國際動產互相挹注是也。此亦有先決問題二。一本國財政生計。必先能起外人之信用。若財政紊亂。生計萎縮。徒借外資以供消費。實蹈舉債之厲禁。彼債權國所望而卻步者也。二本國商業道德。必先能爲外人

所信仰。吾國人頗以商才自負。然皆獨資企業之能力。若合資企業。曾否訓練有素。有無法律保障。殆難自諱。凡債權者。必求償還本息之有着。否則未有肯供人之揮霍者也。二弊先除。乃有利用外債之資格。外資之投。乃能無所顧慮。若無此資格。外資不憚輕投。則必陰受其支配。無可疑者。新政府初試之南而見。再試之北。再見。偷仍苦不自知。亦可憐已。

今外國之銀行團。即前清時之銀行團也。當前清時。日日運動政府借債。何至今茲。反日困難。政府借債乎。此不可謂非有瞻顧於我國民。蓋在前清。但欲其爲生計上之隸屬國。即可變爲政治上之隸屬國。今慮難爲政治上之隸屬國。而生計上之隸屬。吾國程度幼稚。又未副所期。則多方挾以求確實之保證。含有政治意味爲後盾。自所難免。如需外債。惟忍苦痛求之。徐圖挽救於後日。特當事能否有此偉畧。又非國民所深信。實則大借外債。稍有識者。亦知自居危險之地。幸則爲墨西哥。不幸則爲埃及。然迫而於去年先吾國革命。正因利用外資。反爲外資所支配也。

內債與外債之利用

(四十七)

爲是原因南北統一。僅表面上事。內容猶自陰爲牽掣。吾國人固諱莫如深。其如外人視綫。固已絲毫不爽何。(大總統對同盟會代表宣言。如此之民國。但能謂有其名耳。何得謂之完全成立。使南北爲實際之統一。總統肯輕出此言哉。)

顧吾之言利用外債也。非爲今日之時局言。乃爲國民生計上之學理言。果能整理內債。使全國金融先形活潑。又能養成國民新企業之能力。則外資輸入。又自有其原則之可研究。蓋生計學公例。凡投資所最適者。爲庸贏並優之國。次爲庸率微而贏率大之國。前之國土。往日之美國是也。(美前爲債務國。今乃進爲債權國。後之國土。即印度與中國是也。今印度已入英人之掌握。而列強過富之資本。幾無道以求厚贏。其垂涎中國以爲投資之尾閥。亦固其所。使吾政治改良。能安置資本。無或危險。彼日人不能以本國公債吸集外資。我將能之。何以故。日本國土。本不適外人之投資故。雖彼企業能力。稍勝吾人。而資本家之母財。投之無所得贏。是非外人限制日本。乃日本之自爲制限也。吾國民若可長恃客氣的愛國心。則亦已矣。苟不其

然竊意外資終有歡迎之一日。特當勉爲有利用之資格而已。（黃留守電辦國民捐，亦謂俾得移新借外債，盡投入生產事業，固知外債不能盡絕矣，惟欲恃國民捐以供收束軍隊之特別費，將來行政經常費，又將焉取，思想公例，一方注心力，即他方生無識，是之謂矣，故破壞建設，難得全才。）

夫欲國家歲殖之增，不可不求實業之發達。此全國民所同認也。而發達實業，不過土地勞力資本三者。能結合以盡其用。吾國土地之適爲業場，勞力不昂其庸值。原享有天然優美之生計。乃富率不能漲進。實緣資本不足以副之。有資本，則能力雖薄弱。可由試驗以增長。無資本，則雖欲試驗。而氣已先餒。吾國舊有財力。據計學家所決算。自庚子以來。每年以償外債本息。與輸入超過合計。平均耗蝕二萬萬兩。斯言而確。則此十餘年中。已耗蝕二十萬萬兩有奇。前此漏卮。更不必問矣。又年來全國社會。幾成游手之社會。民生已隘。而所有游手。益爭窟穴於官吏。如鼠穿墉。任舉一事。必以最大之勞費。乃得極小之效果。取民財萌蘖之生。亦斬艾之。外內交侵。以

故土地勞力之效用。日滋削奪。今欲創一百萬圓之公司。恐大索國中。亦未易集。蓋刮毛龜背不成氈矣。所餘惟僑民生產。及猾吏姦富所得之一部分。尙有游資。又未能開公債用途以吸集之。則舍外資何以哉。

是故今日有善理財者出。於此隘生之民。寧忍再加羅掘。必不獲已。可行所得所有之遞加稅。以供經常費。(地稅須實業發達。方可議行)更速訂國民銀行制。爲利用公債之先導。吸返寄存外國銀行之游資。以供特別費。如是焉耳矣。然未能綽有餘也。若欲企進爲輸出超過之債務國。非藉外資灌輸。恐爲邦百年。亦無成效可睹。(美國二十年前。歐人諂爲借金國民。負債國民。正其利用外資以濬發富源。故歲歲輸出超過。曾幾何時。今已主客易位。可爲前事師也。)且我若不能爲輸出超過之債務國。將有他人起而代之。萬難深閉固拒。於斯時也。雖欲不爲債權國之所支配。庸有幸乎。吾言及此。不覺毛骨俱悚矣。故竊謂國民新企業之能力。今後亟當磨厲以須。而民國初期之教育第一着。亦當先於此加之意也。

要之。內財未理。外債先增。吾固未敢贊同。然謂可拒絕外債。倚賴內資。吾又未能深信。即如大築鐵路。民力能應之乎。（川漢鐵路畝捐。實田賦附加稅。湖南仿之。適用累進率。則爲財產所得稅。均難有成。而財政部尙欲仿行租捐。弗思甚矣。）改良幣制。國財果已足乎。其他整理舊債。建設銀行。均不能無藉外資。惟就現勢論。誠不宜即行匱匱吞棗之大借債。僅爲收束軍隊之用。則非得已。俟國會既開。完全監督機關既立。外債自當籌議進行。謂可始終堅拒。無論何人當國。必不足善其後。抑今籌借外債。以供消極之費。皆破壞者實操縱之。非建設者無可協商也。嗟乎。同爲巧婦。同炊無米。一則依外不勝其苦。一則依內甯足爲雄。民與國。國與民。皆相依爲命。無國固不可爲民。無民又焉能爲國。愛國乎。愛民乎。將不愛民而愛國乎。將愛國而兼愛民乎。人皆曰予智尙慎旃哉。

## 議會政廳之文明衝突

吾粵臨時省會。因中央約法。無省特別法之規定。爰議決臨時約法。咨請官廳公布。

頗有日矣。官廳延期不覆。省會例作默認。然發生事實。違背約法者。不一而足。有法等於無法。省會遂不能不行催請公布手續。然一經公布。則官廳行爲。又不能踰越範圍。而有法外之舉動。況法爲民而設。應由官而立。人民不可無法。官吏不可有法。法者官之所以治民。非民所以制官。固吾國二千年來深印之腦識。斷非志士仁人流短期少數之頸血。所可洗濯以祛其污也。於是官廳對於省會之咨催。不無多少之嫉視。

果也。官廳覆以未便遽行照議。其表示理由有三。一南北統一。應兼顧中央。不宜各省自爲風氣。二中央與各省關係。未有明文。尙待討論。三中央與各省關係未定以前。各省約法。宜暫從緩議。又云。政府與議會。在法理上雖同爲國家機關。然當艱難草創之際。宜共同一致以維持現狀。夫曰兼顧。曰尙待。已不免依違其詞。曰宜暫緩議。若微諷以無可商量之餘地焉。至言法理上同一機關。而艱難草創。宜與共同一致。又隱示不可徒爲法理之爭執。須從事實上仰體其締造之艱。唯其言而莫予違。



焉此種妙諦。若在亡清時代。詞語極爲圓融。借爲民國。而居公僕地位。何堪故爲迷離悒悒之宣言乎。於是省會對於官廳之咨覆。又不無多少之猜謎。

由是省會復具咨一一解釋其疑慮。仍以公布爲請。由是官廳苦對衆生說法。仍以閣置爲妙。由是省會羣起懷疑。至派員詰問。仍不得解決而回。由是官廳面許到會揭明。旋派員代說。仍不得解決而去。而吾粵立法行政兩機關。遂至互相牴觸。蓋自反正以來。官廳之强悍。省會之憤激。殆未有甚於此時者矣。然吾謂此乃文明衝突之第一開幕也。不如是。官廳將以人民爲可愚。或甘爲清吏之腐敗。而官廳無進步。不如是。省會將以政府爲開化。或放棄監督之天職。而議會無進步。有此衝突。吾粵政治前途。轉可互相砥礪。得一良好結果。未可知也。藉非然者。方僞人之立憲。而傾覆之。即僞己之共和。而玩弄之。不文不野。外人其謂我何。

原此次論爭之燒點。在官廳以爲吾尙欲限制中央。今關係未定。可以無法。在省會以爲官廳已自居中央。又關係未定。尤不可無法。然官廳則謂吾之政見。已表示於

有限制的集權說中。鴛鴦繡出憑君看。不把金鍼度與人。省會可向此中領悟。不必斤斤於立法。然省會則謂省定約法。不過補中央之缺畧。正與胡說所標之各有立法權。並省立法權歸於省會。無不脗合。即云省會立法。須得省督裁可公布。始生效力。今屢請裁可公布。乃懼生效力。而不裁可不公布。尤顯自矛盾。然官廳則謂吾已攫此權歸之中央。今中央未規定省有約法。則省現時何能發生約法。然省會則謂中央命令。明言地方官廳。按法應受省議會之監督。雖未明言約法。已認省會有按法監督之權。何可安於無法。其各持理由如此。自表面以觀。皆謂官廳主集權。省會主分權。不知結果適得其反矣。

夫以中央命令。承認省會按法監督。而官廳可漠視之。即官廳自言省會有立法權。又未能作准。而固拒之。然則官廳之心迹。何以自明乎。伍代表爲之說曰。對於中央政府。不宜公布約法。必俟中央政府承認臨時省會而後。可知官廳心目中。固別有所謂中央政府也。又云。此後或與中央政府爭立法權。以畀臨時省會。尤見此後之

中央政府。非現時之中央政府也。杜代表之說明。則歷指省會誤會之點。殊爲描摹盡致。末云即公布約法。亦陷於無法律地位。直爲官廳打通後壁矣。又云。須注意北京一方面。與都督合力一致。爭中央之立法權。更覺圖窮七現。即有集權說。實無限制的分權之反說。亦自冰解的破矣。惜乎以若所爲。求若所欲。乃視省會若無物。而驚然自安於寡助也。此省會所以議決一致彈劾。至派代表入都。省會固惡作劇。官廳毋亦蔑之已甚耶。

雖然。吾謂此文明試驗場所必歷之階級。適官廳代表。又加漲其熱度。所以不可遏抑。據伍代表言。現時省會。宜與清諮議局不完全之立法機關等。又言當俟正式省會成立後。認可約法而後行。徒逞快意之椰掄。非復開誠之宣告。代表固爲失詞。然使省會能作合面觀。亦可以無怒。何則。官廳等省會若亡清諮議局。則官廳即先以亡清督撫自處。官廳必俟正式省會成立乃認可約法。則日前孫總統強迫非正式省會。以承認正式都督。果胡爲者。夫粵於清督。早已譽爲民賊矣。汚人適用自汚。又

正式都督。必令省會補認矣。尊己焉能卑人。形端則表正。未有表己不正。而形可自詡獨端者也。故胡督終冀省會共同一致。以維持現狀。其識亦終加代表一等。惟己認法理上同爲國家機關。又不能服從法理。躍躍欲試強權以相壓制。則惑之甚者爾。

由是觀之。吾言三權共和。必以司法爲仲裁。抹此兩權衝突之弊。不啻得一實證。世能降心相從。當可少息意氣。設或未能。則華盛頓謂惡政府猶愈於無政府。吾亦謂惡議會猶愈於無議會。故吾甚望官廳心所假定之中央。早日出現。俾所說之各有立法權。省會立法權。亦可同日出現。庶免長爲無法之國。無法之省。無法之府縣。無法之市鄉。無法之主人公僕。即外人之承認。或亦不至遙遙無期。或曰。立法司法。權歸中央。行政權則有集有不集。是一變形之滿清政府也。民國何有焉。共和何有焉。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。更何有焉。心理革命耶。道德革命耶。學說革命耶。無非欺人之言。何子亦爲所愚也。應之曰。子不見報章尙發揮集權之必要。揚官廳以抑省

會乎。韓非有言。奔車之上無仲尼。覆車之下無伯夷。屋漏在上。知之在下。其不知者。將謂見橐駝言馬腫背也。子亦少安毋躁。從其後而觀焉可已。

## 集權分權之辨正

世界國家。無絕對的集權者。亦無絕對的分權者。此稍治國家學者所共知也。其集分之界說。經近世學者之討論。有多數職務。必掌於中央者。亦有多數職務。必責之地方者。大約利國之事。則權當集。福民之事。則權當分是已。故除極端君國。有集無分。極端民國。有分無集外。自餘無有集其所當分。分其所當集。律以嚴格的國家。幾若不成其爲國者。有之必自吾國不倫不類之聯邦始。請得辨正之以質當世。

原中央地方關係所由生。即集權分權之說所由立。然亦因時代而有差別。歐洲往古。如德國之列邦。瑞士之各州。皆完全之獨立國。又英法之市邑。其始皆政治發源。國家起立之地。又中古之世。意大利等自由都府所在皆是。厥後專制君主國漸起。取半獨立之自治郡邑而吞噬之。英爲先。法次之。諸邦仿行。是爲中央統一之初期。

則由分權而集權。洎夫近世。多激起人民之反抗力。於是英國議會。首獲租稅承諾之權。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爲二事。中央政府保國家之統一。地方政府保人民之自由。其中央地方之關係。即國家人民之關係。是爲地方分治之肇端。則由集權而分權。最近國家學說繁興。乃謂外交軍備交通司法。必集於中央爲便。教育警察及救貧事業。則分於地方爲宜。財政則區別國家稅與地方稅而劃徵之。由是集權分權。益復精確不磨矣。是豈吾國內重外輕內輕外重之概說。所得貌似哉。

顧吾國人之心理。率自鋼內外輕重之關係。竟冒爲歐洲中央地方之關係。集權分權。斷斷論爭。差之豪釐。謬以千里矣。原歐洲之集權分權。頗近吾國舊說之合治分治。然合治分治。初亦非僅天子諸侯之關係也。柳子厚封建論曰。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。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。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。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。此合之說。周禮地官。鄉大夫之下。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。遂大夫之下。有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鄰長。此分之說。即漢制最重守令。然十里一亭。亭有長。十亭一鄉。鄉有

三老齋夫游徼。猶有分治之實。自隋文盡罷州郡鄉官。於是分治僅及郡縣。自後世於郡縣之上。設道設司設督撫。於是分治乃僅及行省。不唯國家與人民無關係。並與郡縣無關係。蓋所冒爲中央地方之關係。竟指爲國家行省之關係矣。去合治分治之舊說尙遠。遑論最近集權分權之新說哉。

今世界國家。大別爲二。一聯邦國。一統一國。聯邦國之地方。則半獨立之各邦是也。統一國之地方。則自治區之市鄉是也。吾國自今將爲聯邦乎。則中央地方集權分權之爭。猶有近似之點。然各省毫無獨立基礎。雖有一二野心家。思模美制。萬不能得省民之同意也。若仍爲統一國乎。則今行省之大政區。中央地方。固兩無所屬。集權分權。尤兩無所容。蓋無聯邦獨立之利。而有其害。無地方自治之實。而有其名。不亟爲根本上之改革。仍如前清省權大於國權。有名義上之統一。無實際上之統一。無以名之。名之爲不倫不類之聯邦而已。爲亂國之過渡。絕非治國之過渡。焉能爲國。又焉能成其爲國。（省制慮難驟廢。以吾國幅員太廣也。然交通便利。則治大國。

若烹小鮮矣。

自頃軍民分治。固將實行。軍治屬中央。民治屬地方。然省長仍若前清之巡撫。所謂封疆大吏者也。上不能有國家全體之觀念。則似國官而非國官。下不能有國民分子之觀念。則似民官而非民官。徒使各擁一廣大治區以作威福。是何爲者。如曰制非永建。不過暫行收束。是請損攘雞之政見也。恐及今不即改革。日後改革尤難。此省制實爲中央地方之障礙物。無論達上達下。皆多一重壅蔽。且多一級冗官。不如以府爲州。(詳上卷官制改革篇)上去省長。直接於內務政府。下去縣長。直接於市鄉人民。與歐洲近世之地方分權固合。即與吾國往古之地方分治亦合。必以民官爲分權。國官爲集權。夫然後有集分之標準。夫然後國家乃得爲實際之統一。(必不獲已。可法漢制。政省長爲部刺史。巡按所部)。

若夫軍民不分。務仍前清省督之舊貫。爲有限制的集權之巧說。將立法司法兩權。全集中中央。行政權。則各省與中央瓜分之。從表面觀。似中央集權多。而地方分權少。



不知合二十餘省督。以割裂中央之兵權財權。使一國之內。隱然有無數半獨立國。權不集於上。又不分於下。獨在中間橫插省督。爲集權分權之大梗。必至中央徒擁虛名。地方轉貽實禍。是集權分權之無一而可者也。惟任彼驕淫橫恣而已。況於軍政。竟謂得調動省內海陸軍。於財政。竟謂得自定各種稅法。及其徵收方法。而省立法權。又必歸其裁可。直比前清督撫之權。尤覺漲大。是陰模美制之聯邦。而顯礙民國之統一。且悍然自謂折衷盡善。試問省督爲國官歟。爲民官歟。其置身居何等也。抑此說取巧之間。不過謂在內治完全時代當集權。未健全時代當分權。中國今日所處地位。爲由內治未完全。期達完全之過渡時期。故不能純集權云。然不能純集權。其遂可純分權乎。集權當有限制。分權遂可無限制乎。明以內輕外重爲論根。而借集權分權之學說以撐門面。孔子惡似而非。是之謂矣。夫爲國家全體之利益。必畸於集權。爲國民分子之利益。必畸於分權。此集分之內容也。內治完全。即合集各適其宜之謂。不完全者反是。實無所謂完全時代當集。不完全時代當分。尤無所謂

### 集權分權之辨正

(六十一)

由未完全達完全之過渡期。權不可純集而可純分。且不分於地方之自治團體。可集於龐然坐大之省督也。其餽人以處處須留將來集權之餘地。即不啻處處自爲省督。今日佔權之實地。既可蹂躪民權於人之所不覺。復可據爲向中央爭權極強之理由。宜其說出有贊同者。又有謂吾粵將圖獨立者。洵巧言也已。

## 社會教育之名義及其政見

歐洲十八世紀以前。其教育皆個人主義。十九世紀以後。其教育皆社會主義。蓋社會之爲物。無論公私大小。皆必有法度章規以部勒組織之。質言之。則團體是也。故凡宗教學術職業。無不可爲社會。即國家亦最尊最大之社會耳。社會爲一種之團體。個人爲社會之分子。欲個人日臻強盛。非得社會日臻健全不可。此新教育主義所由注重於羣學。英哲斯賓塞爾。謂欲得偉人之鑄其羣。必先使其羣之能鑄偉人。苟爲腐敗之社會。則終產出腐敗之人物而已。然改良社會。必自改良教育始。今吾粵所名社會教育。實外國所名通俗教育。亦曰輔助教育。非歐洲社會主義之新教

育也。蓋社會主義新教育。即貫徹於各種學校教育之中。造成社會之人格。乃能出謀社會之事業。共圖社會之進步。今於學校教育之外。別爲社會教育。然則彼於學校教育。將爲何等教育乎。抑此社會教育。又將教育何種社會乎。亦耳。僉普通上中下流社會之名。徒作蒙昧之概念。遂名之爲社會教育云爾。特此可勿深論。顧名思義。非彼腦識所及。試就彼所發表社會教育之政見。一詳究之。

一彼於社會教育。以實行一夫一妻之制爲第一義也。攷歐洲羅馬。曾頒衆婦一夫之律。後以其不便而廢之。孟德斯鳩法意。第言其律不便吾歐風土。因據歷史所傳。謂歐洲大抵女少於男。而亞洲則男少於女。故歐洲男子所娶不過一妻。而亞洲一妻之外。猶有媵妾。然亞洲高寒國土。其產民亦雄過於雌。如衛藏喇嘛之法。一女可配數夫。此孟氏謂風土各有所宜也。孟氏又言多妻法行。則無天生之子。必國律用匹合者。乃有天生子之別。然則一夫一妻。果爲最良制否。孟氏尙未敢武斷。唯言多婦之俗。最不利者。莫若所生。以謂父母之慈。必不逮其匹合者而已。嘗謂吾國舊制。

男子三十而娶。雖以消弭早婚之害。亦見乾運未衰。坤載先廢。流極必至多妻。吾意欲矯除此俗。第一着手當先禁早婚。又貧者無偶。則富者多妻。第二着手在爲民謀生計。又匹合之後。寡女必多。將何術以善其後。第三着手尤在興女工。苟盲言改良社會。必反危害社會。在昔瑞典曾訂婚律。由官司其判合。乃俗轉淫佚。天生之子滿街。育嬰堂充塞不復收。而其令尋廢。近若東鄰。改行匹合之制。而醜業婦數逾於前。政府苦無收束之法。天下事利害常相倚伏。鹵莽滅裂以求之。則亦鹵莽滅裂以報之。而道聽塗說。驚然自是。是亦不可以已乎。抑吾嘗居歐。攷察彼實求爲一夫一妻之文明而不可得。故極慕從一以終之俗。吾國一夫一妻之文明。久已實行。何勞議制。亦莫知其苗之碩矣。若欲裁量媵妾。則歐洲奔妻姘妾之風。亦殊非匹合所可弭。故孟氏反謂多妻法行。則無天生之子也。既不知而作。竟越俎代庖。民政司諷以有待他日之立法。其旨微矣。(按周官職方氏載九州之民。惟冀雍二州男多於女。青州男女平均。自餘揚豫荆兗并幽六州。皆女多於男。揚州且二男五女焉。蓋山氣多

男。澤氣多女。關乎風土。法意之言。信有徵也。）

一彼於社會教育。以銷毀祠廟牌匾旗杆爲正觀感也。夫民國改造。前清職名。例應取銷。亦義不容已。然必動目爲僞。而悻悻然。而猖猖然。已非疏通有器局者之所欲出。乃至苛及既往之人。亦痛詈爲僞名穢職。以湮其迹。竊攷舉人進士之科名。莫盛於唐宋。沿及於明。殊非滿清所翔。滿清亦襲漢人之舊制耳。自僞爲人奚爲者。滿蒙職官。不相雜廁。祇章京及巴圖魯勇號。間及漢族。自餘滿人且從漢職。悉沿前明之舊。自穢穢人又奚爲者。徒欲飾智驚愚。舞文弄墨。酷摹村婦詬誶之聲。適形數典忘祖之陋。夫亦可以不必矣。顧爲個人褊衷之累。害猶小。爲一羣無意識之導。害實大。爲祠廟之無謂干涉。患猶淺。爲家屋之肆意騷擾。患更深。爲不肖官吏之藉作威福。禍猶紓。爲羣不逞之徒以恣行方便。禍且迫矣。設並神主墓碑。猖狂殘毀。釀亂即在目前。故凡一事件之起。苟攘臂爲之。往往功不補過。因其間接影響之利益。常過於其所直接。如此次革命。予綠林會匪。及覬覦權利報復仇怨之徒。利益實爲不小。而

社會教育之名義及其政見

(六十五)

同盟會因茲損失名譽亦不小。銷毀牌匾旗杆之方畧亦然。於期正觀感。必無毫毛之益。而擾亂社會。可有邱山之損。民政司急爲防遏。不勝痛恨而嚴禁之。其保持社會安寧之深心如見矣。夫以一言一動。無非危害社會。且轉貽同列之憂。非英語所謂莫怒馬尼夜者。何至於此。况啓後生小子以僞穢祖先之觀念。恐環球亦無此野蠻之教育也。猶勇以學務自任。亦多見其不知量已。

自餘設通俗報。演白話戲。影畫戲。尙屬開通下等社會應有之問題。非彼師心自用節外生枝者。此本中華教育界汪君所著說。(其社會名義之含混。亦緣汪君而誤)前年比京開萬國普通教育公會。其第四股議案。曾經發明。多數認可。吾甚望其能實行之。惟以此爲教育莫大之目的。極意張皇。又爲有識所竊笑。况於學校教育。反視無足重輕。乃至倡設督學局爲卸責之計。而督學局亦以學校教育爲後。社會教育爲先。是吾粵教育。竟以下流社會爲中心點矣。在彼可謂善炫其長。而善掩其短。雖然。督學局之設。實即規復前清勸學所已耳。前清疆吏。以州縣不通學務。別設學

董勸學。不知適反所期。學董往往不勸學而勸訟。故吾粵學務。適變爲訟務。興學十年。毫無效果。誤實由此。民國成立。一律取消。歸各縣民政長督課。最合古者教養兼施之義。彼必取而奪之。遍設局長。又令自籌經費。是以往日勸學所之輔助機關。魚肉商民爲未足。必升爲督學局之正式機關。乃得加厲其敲剝也。聞彼任人傀儡。尙拗愎自喜。亦可憐已。至因妄非尊孔。惹起四面楚歌。徒以彼竄身耶教之故。竟夷孔子與耶蘇等。彼謂唯孔教會所立之學校得奉孔子。耶教會所立之學校得奉耶蘇。餘俱不准供奉孔耶。噫。外人尙知孔子爲大教育家。大政治家。大哲學家。視與歐洲崇拜之亞里士多德同。何以吾國人身爲司長。反不識孔子爲何如人也。尤可哀已。或謂彼非純粹信仰耶教者。不過如前清莠民。恃入教爲護符者耳。若然。則其污景尊也實甚。然學界日前方摧翻饒司長以歡迎之。甯非吾粵人自詒伊戚哉。嗟乎。國是未定。羣起而學製美錦。殆亦過渡時期所必至者歟。吾民盍忍苦痛。盍忍無量數之苦痛。

## 才不才之與黨不黨

政黨爲立憲國之產物。吾前已言之。吾國實未立憲。何從發生政黨。特前清僞立憲。率憑一般官吏爲播弄。有以觸發政黨之動機。如諮議局之聯合會是也。今此會改爲共和建設討論會。尙在預備政黨之中。其爲國黨。爲民黨。雖未定主名。惟宗旨已取穩健一派。欲與急進派相對待。觀其兩次刊布之商權書。則不離乎國黨者近是。若民黨乎。則同盟會實其句萌矣。

今民國臨時政府。所出現之臨時政黨。一曰同盟會。一曰共和黨。一曰統一共和黨。皆在參議院中嶄然露角。然皆未別其孰爲國黨。孰爲民黨。雖同盟本民黨所句萌。而自南北混成。則亦携手建國。顧國黨必有鞏固國基之碩畫。民黨必有保障民權之偉謀。今通以國利民福爲前提。是有黨皆同。亦無異可伐。所異者。特南北之意見耳。然以雙方協力。忽而旗鼓相當。焉能謂之政黨。祇可謂之南黨北黨。

北黨會歸於共和。南黨會歸於同盟。使同盟欲復民黨之本來面目。亦非不可。顧已



急進於前。何爲勇退於後。徒因總理易人。忽張同盟內閣之聲。相率自倒。吾聞歐洲政黨內閣。所以演更迭之局者。必對黨之信任。遠過吾黨。方翩然下野。讓對黨以重新組織之。今唐氏之任總理也。原出南北兩方之合意。初本超然總理。後乃加入同盟。自餘閣員。亦南北兩方所混成。已非純粹政黨內閣。而同盟閣員。又非有不信任之對黨。閣員十人。同盟得半。餘非盡共和黨員。亦非有不信任。實無可相率自倒之理由。竟爲同黨迫令退職。毋以黨畧自驕乎。除非置國與民於不顧爾。

不甯唯是。吾聞歐洲政黨。若爲同黨所不慊。則出此黨而加入彼黨者。往往有之。無投身一黨。卽入圈套之中。而爲黨勢所束縛者。又同黨若生內訌。或至歧爲兩派者。亦往往有之。無一入其黨。卽無是非可言。終其身爲黨畧所犧牲者。蓋黨爲羣之過渡。非卽羣之止境。所以有此現狀。孔子言君子羣而不黨。此雖哲理問題。要之黨學進步。以能羣爲標準。不以能黨爲標準。有斷然者。

故無論同盟諸人。或不爲純粹之民黨。而願爲混合之國黨。無能強者。惟既援政黨

自例。則除政畧不相容。爲對黨所不信任外。決無自倒之目的。可白諸天下。况同盟共和。與非同盟共和。無不以利國福民爲前提。實不啻無黨之可分。大總統一變方鍼。以才不才爲標準。不以黨不黨爲標準。固適應於時勢之要求矣。使黨而不才。黨亦何濟。才而不黨。才自可庸。世惟不才之人。每藉黨爲藏身之固。奈何才人而爲黨所挾持以進退也。雖曰意氣競爭。才人不免。然亦太示人以不廣已。

吾爲同盟計。已爲民黨所孕育。不如即正爲民黨。以與國黨相對峙。猶可高張其徽幟。夫國爲民所託命。而民爲邦本。本固邦寧。亦國之所託命也。况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。倡遍國中。其黨略所進行。於傾覆滿清政府。光復民族。羣相引重。乃混入國黨後。民權祇自怡悅。民生不甚愛惜。反讓對黨獨抱如傷之隱。是特爲對黨放出一頭矣。黨略愈進。主義愈歧。若之何其可。况有黨無類。至喜朋興作。慝者爲依附。奚以副國民之願望耶。

夫不佞主張三權共和。原於政黨內閣。視無必要。然頗欲政黨依憲法之關係而發

生。各抒政見以作內閣之諍友。決不欲其據內閣而交綏。使政府日受挫折之中。而不知所以爲治。民國初期。人才缺乏。尤不應偏持黨見以傾危己國。在彼固謂國我所愛也。黨尤我所重也。二者不可得兼。故甯舍國而徇黨。吾則謂黨可分合也。國可合而不可分也。二者不可得兼。毋甯舍黨而救國。黨乎黨乎。尙其洞開門戶。而轉敵爲友乎。否則黨不黨之關係。非特才不才之關係。且爲國不國之關係矣。揆諸革命初心。不幾牯之反覆哉。

抑孟德斯鳩有言。當十七世紀中葉。英欲爲民者主屢。顧終以民德不厚而無成。徒以輕剽政爲起。輒有功。其民觀之。從以益奮。雖然。一國之內。民氣未和。分崩離析。政府築室道旁。民徒苦於政法之紛。處板蕩之朝。不知舟流之所屆。民欲去危就安。不能。卒乃復其所深惡痛絕之舊制。(法意卷二)吾願同盟魁桀。以此爲鑒。毋自毀其巢。同作天地之窮鳥也。

## 紙幣維持之方法

才不才之與黨不黨

(七十一)

紙幣流通。一以準備基金兌換爲原則。一以供給勿過需要爲原則。吾前已明之。雖屬學理之言。然財政學理。固根本經驗事實而籀爲公例者。故不明財政學理者。決不足以理財。今但言維持紙幣而已。實不成爲財政問題。亦無甚研究價值。雖然。自濫發紙幣以來。幾經集議維持。皆無正當方法。最後乃得省港行商擬設銀公司以收縮之。竊喜其深合於學理。而知平準其彈力也。又甚望其趁此收縮之後。速爲根本之進行也。故述維持之歷史。以彰往察來。並爲折衷之規畫焉。

吾粵自去年九月光復。軍政府即與省港團體集議。提用官銀錢局舊收紙幣五百萬圓。由財政部加印發行。當日通告。紙幣平式。與銀毫交換。兩不貼水。各行商不得藉詞不用。軍民人等亦不得強迫向銀錢店找換。乃未滿一月。總商會即有維持紙幣傳單。謂據銀業研究所函稱。各雜行商店。有減低平式不允收用者。實於銀業商場大有妨礙。於是議定廣紙應照現銀九九六平式。一律通用。惟以廣紙買賣現銀及港紙。則聽人自由。是爲平式維持之第一期。

軍政府已提五百萬圓加印通用矣。而前清留存市面紙幣，尙有二百餘萬圓。此不期而自然換入者也。軍政府亟請商會派員，將換入舊紙二百一十九萬九千四百零五圓，再行加印發出，俾濟軍需。於是紙幣驟增，平式依然折減，商會又集議維持。無論鄉省銀業雜行，所有交收買賣附揭，均按照原定九九七平式，一律通用。與現銀毫無異，不得折減，並截留銀毫出口，以維市面。又由軍政府示禁商場交易，不得再用兩數，以解決其藉口。減折之弊，是爲平式維持之第二期。

由是省垣一帶，密邇軍政府，勢迫行用。然商場交收紙幣，甲則曰帶回鄉間，乙則曰滙往某埠，無不多方要求現銀。而軍人且向銀店毀門強換。雖以警察部長，尙函致銀業忠信堂曰：本部派人携廣東現行紙幣，往各銀號兌換雙毫，均稱不用。是欲推倒廣東，惟有繩之以法。勿謂行政者之野蠻云。於是銀業團集議，謂前奉軍政府布告，凡貿易買賣，十圓以下，須銀找續，十圓以上，一律通用。毋庸往各銀號兌換。今直以紙幣來換銀毫，是自不用紙幣矣。爰函覆數端，一謂銀毫日缺，十圓五圓紙幣，找

### 紙幣維持之方法

續爲難。請設法多發一圓紙幣。將來新幣。應添設五角一種。一謂官銀錢局兌換銀毫。非軍人無從得入。市面需銀。商人往換。終日不獲。請設法勻灌行店。一謂省各行與各鄉埠交通。請通告各鄉埠。一律行使紙幣。一謂省港滙駁甚鉅。港紙必需現銀轉換。今紙多銀少。請幣局加工鼓鑄多數銀毫。提出以救市面。財政部亟提存庫紋銀。趕鑄小毫。並布告幣局及官銀局兌換數目。是爲兌換維持之第三期。

當舊歷年關。即新歷正月。省會議決由軍政府發行新紙幣一千五百萬圓。將舊紙七百餘萬圓。全行換回。而製造稽時。軍政府迫不及待。因將舊存成圓票。加印發行。至三月間。計舊紙幣通發一千二百萬圓有奇。適新紙幣運到。又出示一律行使。且謂毋庸持舊紙幣引換。惟准完納錢糧關稅。名曰變通辦理。然所鑄銀毫。不見周濟市面。商會又集議。謂官局日以幣局所鑄七八萬圓兌換。而市面銀毫日見短少。皆由局中舞弊。及奸人僱用武夫壟斷所致。官吏則謂實由商人將銀毫運載出口。從中漁利所致。而官局則布告每日兌換銀毫。約五六萬圓。皆由財政司按日發交。非

與幣局直接來往。於是商會議決將官局停換銀毫以杜流弊。祇許以大紙換小紙。以紙幣換銅仙。其幣局所鑄銀毫。由財政司向各銀號買單。定購生銀鼓鑄。其餘搭發各營下級兵餉。官廳依議照辦。是爲兌換維持之第四期。軍政府既准將舊發紙幣。完納錢糧關稅。而紙幣價格仍日低落。於是省會集議。凡用紙幣完納錢糧關稅釐金。及各項收入。均加水百分之二。且專收紙幣。不得勒收銀毫。蓋兼寓流通四鄉之意。咨請出示實行。軍政府即通諭各屬。限文到三日實行。是爲價格維持之第五期。

迨五月初。胡督復任。突將紙幣收入加水之案取消。因海關例征紋銀。所收廣紙。交回官廳轉換。吃虧甚鉅。旋有函知其誤者。謂除海關外。凡完納錢糧釐金。須仍用加水之法。復亟出示。謂勿爲謠言所惑。轉使奸商得以低折。而政商各界。反復迭議維持。並通諭各屬出納。均須行用紙幣。商會更集議紙幣壅於省垣一隅。宜勸諭四鄉。再求疏通。今乘絲業暢旺。若得四鄉通行。價格自必日高。是爲價格維持之第六期。

### 紙幣維持之方法

(七十五)

夫以新紙幣之五圓者。已發出六百萬圓。一圓者。又發出二百萬圓。合之舊紙。已濫發至二千萬圓矣。而二圓新紙幣。又適運到六十萬圓。趕緊蓋印加押。計發出十餘萬圓。而紙幣又暴跌。實值僅及法價之八五。有粵商維持公安會者。條陳紙銀各半。強迫行用之法。經總商會集議表決。呈請官廳出示照辦。並將章程宣布。出入一律。復將紙幣加水收入案取消。於是銀號實行紙銀各半之交兌。於是財政司亦實行紙銀各半之收入。而銀愈居奇。紙愈低落。金融幾至擱淺。識者羣起而攻。謂爲行商銀店開利源。爲門沽小販剔膏髓。商會知冒不韙。亟請財政司變通收入。財政司亦亟請都督出示。立將紙銀各半辦法。尅日取消。嗣後以紙幣爲法定本位。以銀毫爲補助。一圓以上。全用紙幣。一圓以下。銀紙通用。是爲定位維持之第七期。然新紙發行額。尙餘七百萬圓。爲二圓半圓兩種。官廳又將次印竣。示諭應即發行。與前發出之五圓一圓紙幣。一律行使。於是省港行商。又聯同集議。謂欲合力維持。須查明原發紙幣若干。究竟出至若干爲止。乃可設法。財政司報告發出紙幣。共有



一千八百萬圓。大約此三兩月間。再發之數。連舊約達到二千一二百萬爲止。（據前李財政司三月二十三日通告。舊紙已發一千二百萬圓有奇。今新紙已發八百萬圓。餘七百萬圓。若盡額發行。則須達到二千七百萬。或者官廳將截發乎。）並謂現正規復官局兌換機關。且高標利率。望各行商將有餘紙幣付貯生息云。省港行商經集議四次。決定合辦銀公司以吸收紙幣。悉照市面標高價格購入。照數付官局存放生息。月息八釐。將來官局必照一圓定額給還。不得低折。如收足五百萬之額。紙幣仍無起色。再展吸收之力。務收至與銀毫價格一劑於平。事之有成與否。不可知。而風聲所播。紙幣之價。即由七八而漲至九二。是爲收縮維持之第八期。由是觀之。紙幣始終濫發。始終必要收縮。而供給勿過需要之原則。亦始終必呈露矣。雖然。官廳不自收縮。行商代爲收縮。官廳不欲於收入加水百分之二。徐圖根本之解決。今願爲行商納息百分之八。而溢額紙幣聚於官局。需要紙幣懸於市面。仍不能不速圖根本之解決。况五角紙幣。若多發行。銀毫更易驅逐。禍害常在貧民。一

### 紙幣維持之方法

（七十七）

且爭求交換。官局可立致破產。且分散之機關。既難盡力推廣。集約之機關。豈能空言支持。然則收縮集貯。不過行商稍分一時之痛苦。官局他日終須忍苦痛以償之。若恃取盈租稅乎。則實業尙未發達。譬一公司然。股東血本。盡供當事之揮霍。猶不足。又稱貸以益其累。意股東必毀家以紓難也。然至股東家毀。當事亦無立足之地矣。何若稍發天良。亟謀鞏固公司之爲愈哉。

吾粵不血刃而光復。此當事所自豪也。而自詭亦基於此。始而招集多數之民軍。繼而厚祿多數之官吏。以爲粵商富甲全國。可以取之無禁。用之無竭。豈知滴滴歸源。祇務慷慨窮民之慨乎。如國民捐。官廳主自由。商會主強制。可以思矣。此次收縮紙幣。誠彼輩投機之絕好時期。以無經驗之官吏。遂爲有經驗之商人所持。此亦事勢之無可如何者矣。故嘗謂人世心能。日趨單簡。幾不足與事理相副。獨詆詆之聲音。顏色。則奮而彌厲。前清官吏。日居叢過之府。揀弊不暇。焉能興利。正坐是耳。吾於茲事。雖甚贊同。然不禁有餘慨已。

今財政官吏對於整理紙幣亦已表定政見。在多開分局以疏通壅塞。急設儲蓄以收集游資。尤以恢復兌換爲根本辦法。其心能足與事理相副否。吾不敢知。特自不佞觀。新舊紙幣直當籌一銷却之法。且可化無用爲有用。其法維何。則改爲公債。利用民立銀行以闢其用途。一面籌設廣東銀行。與中央銀行聯爲一氣。規定條例以操縱之。民立銀行以公債爲保證。廣東銀行即以公債爲基本。益以國庫金之出納。自可掌握金融。吸集存款。至發行鈔幣。必幣制系統定。然後代表主幣之法可以定。鈔幣代表主幣之法定。然後輔幣何種應增何種應減之計畫可以定。而國財民財亦庶幾可坐而理歟。某報爲大改制之建議曰。以地方官廳而行國家政府之制。必至官多如鯽。人浮於事。苟猶野心勃勃。恐粵民終不副所期。而禍水之流。亦尙未有艾也。

顧主幣雖可以紙幣代表。然竟定一圓爲虛銀本位。則其弊又可得而言。一不適應世界大勢。蓋所謂幣制系統者。一須有國際滙兌純金相較之比價。二須有法定金

### 紙幣維持之方法

(七十九)

銀相較之平價。三須有銀。銅各種輔幣之法價。而系統乃成。日本明治初年。師心自用。以一圓爲虛金本位。用紙幣代表之。迄明治三十年。卒改從各國金本位制。以五圓金之重量一錢一分一釐者。當十圓。十圓金之重量二錢二分二釐者。當二十圓。是虛金本位尙不能過小。况虛銀本位乎。此當自審也。一將損失幣制權利。凡本位幣。則舍實價而名價無由立。輔幣不然。名價與實價相副與否。不必問也。其所以能然。以本位幣先有定價。故得以法律規定輔幣若干枚。即當本位一枚。因主幣有比較。而輔幣無比較耳。今以虛銀一圓爲本位。勢必以虛銀五角及銅圓爲輔幣。將來必爲紙廣東。或銅廣東。目前之所甚便。即異日所甚不便。並輔幣權利。亦將盡失。若中央行金本位。則所損失更無算矣。此尤當自審也。故吾謂新舊紙幣。以速籌銷却爲宜。特粵人尙銳東忘西。亦末如之何也已。(據造幣廠報財政部。自光復後至本年六月止。計鑄雙毫銀幣六千二百九十七萬六千枚。合一千二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圓。朝出爐而夕匿影。實紙幣有以驅之。當局猶不知格里森之原則。尙謂鑄

出之數。總多於所出紙幣之數。毋以雙毫一枚當銀圓一圓計歟。何憤憤也。）

## 特設政黨議院之擬議

政黨內閣。吾於學理上。於事實上。均覺其多所窒礙。雖爲當世所極譽。吾終未敢苟同。顧吾國數月以來。政黨之趨勢甚銳。而爲國家建設之梗。亦至於再至於三。以何原因而致此。則由羣以國利民福爲前提。即羣以龍斷政權爲必要。甚至實行老子之術。不以進爲進。而以退爲進。直欲舉國以徇黨焉。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。不謂黨人之作弄政府也如是。

雖然。潮流所趨。莫能遏也。是不可無蒼萃政黨之地。使其黨見得以發揮。黨畧有所競進。竊擬特設一言論機關。名之曰政黨議院。可爲總統之顧問。可爲內閣之諍友。並可爲國民之導師。但宜超然於立法行政司法三部之外。不必混入於立法行政司法三部之中。何以故。歐洲政與教分。而後治化日進。吾國必政與黨分。而後建設可期也。藉非然者。立法行政司法。均爲黨派所糾纏。深恐民國前途。將無幸爾。

今正式國會猶未成立。而吾國無立上院之必要。今之參議院。又定爲上院之基礎矣。且爲同盟共和統一三大黨之所歸宿矣。不如因勢利導。即改爲政黨議院。凡以黨派自鳴者。均許加入。惟當樹之標準。中分國黨若干名。民黨若干名。爲額設之員。(各黨有急激平和二派。則聽其自分)凡從前各立特別名稱。必認此兩大標準爲依附。各黨支部有所建議。亦悉會歸於此。由正式政黨議院提出。以資採納。其利可悉數焉。

- 一可練習人才。擇其賢明勤敏者而任之。此院不啻爲共和國儲才之地。
- 二可發抒民隱。審其切當事理者而行之。此院不啻爲達聰明目之所。
- 三可勤求闕失。取其洞中要害者而改之。此院不啻爲懸鞞設鐸之場。
- 四可消弭黨禍。任爲言論之爭持。初無權利爲後盾。此院不啻爲融和五族之區。
- 五可作新觀聽。俾知立法行政司法。爲建設進行之機關。不宜以言論充塞。尤不當以意見橫梗。

六可指導輿論。不唯報館得正其指歸。即國民亦藉掖進其程度。

七可矯正歧趨。一會一社。紛紛設立。良莠不齊。莫可窮詰。示其黨歸。可使萬壑朝宗。羣流赴海。

八可純一法治。挾黨勢以網羅政權。既非示國民以大公。亦萬難遂黨人之羣私。吾國假公濟私。久成社會習慣。故黨畧與法治。絕不相容。必黨有所歸。而後法不爲厲。

凡吾擬設政黨議院之理由。具如此。誠使黨與政分。而吾所主張三權共和之說。又羣以爲不謬。則黨自黨。政自政。黨則不政。政則不黨。黨而後入政。政亦不復黨。縱一時政治建設。未能完全。而得黨議羣相攻錯。亦無難促進完全之域。否則立法行政之部。先以不完全之政黨蟻蝕其間。將法不立。政不行。正不知政府何日得具規模。且具一政府之雛形。又頻頻推翻。正不知民國何日得以成立。法國昔年革命。政局亙八十年而始定。今非其時矣。滿洲西藏之惡風雲。交迫而來。尙有黨人回旋之餘。

地哉。黨人固曰吾黨欲建設完全政府。然實際已累陷於無政府。故華盛頓言惡政府猶瘡於無政府。敢以質諸研求國是之君子。

## 內競爲外敵之媒介

生人體魄強壯者。外感必無自而入。國家政治脩明者。外敵亦無隙可乘。故靖內所以攘外。頗爲吾國老生之常談。正惟可作常談。其理遂貫古今通中外而莫易。未有邦分崩離析。而可予智自雄。絕不啓外人之覬覦者也。

耗矣哀哉。吾國人之排擠軋轢。乃若其天性也。夫當前清專制之日。合全國民以抵抗政府。外人曾表同情。今當民國共和之日。合全國民以建設政府。外人寧存嫉視。顧自南北和議告成以來。始爲建都地點之爭。繼爲閣員任用之爭。亦幾費磋商以遷延時日矣。時內競覺未烈也。然某公使既有吾國若能共和。則彼國合衆殊無價值之冷語。不謂共和宣布以後。乃又實爲中央地方關係之爭。並實爲借款監督破裂之爭。甚至實爲政黨內閣傾覆之爭。於是外人一變靜觀之態度。竟爲協謀之動



機。內競彌厲。外患彌迫。其故何哉。蓋吾國人之心理。成則不相讓。敗則不相救。而外國人之心理。但助其自成者。無掖其自敗者。眼光不同。手段遂因之而異。况瓜分之念。外人早耽逐於十餘年前哉。

往者吾友嘗自都貽書曰。對外不能強。對內不能弱。獨引爲深憂。夫內競者。其對外之力必不能強。此乃世界人羣之公例。以故文明諸國之政黨。雖平居抗爭。絲毫不讓。一有敵國外患。則互相提携。悉置黨界於度外。今吾國之攘臂奮爭者。果克副政黨之實否。尙一大疑問。惟處心積慮。在操縱政府以攬權利。則爲有目所共睹。縱令深自諱飾。無如外人不可欺也。觀駐華代表。密電各國。謂中國人無組織政府之能力。目下將生極險之變動。各國在中國之生命財產。實屬危險。不如直捷了當。實行侵畧主義。或可自保云云。（見總統電告）是固日前相桂太郎所明以告我。謂惟有快刀斬亂麻之一法。若長此糾紛。其禍變有非吾人意料所能及者。孟子曰。夫人必自侮。然後人侮之。家必自毀。然後人毀之。國必自伐。然後人伐之。吾國人試一回。

內競爲外敵之媒介

（八十五）

思。此數月中。其自伐之方畧爲何如。其腦氣觸發之駭浪驚濤爲何若。究得何種之結果。可自憬然已。

夫以歐西有意土之爭。列強不能專顧東方。正吾國建設之好時機。使全國上下。能開誠布公。於國利民福之事。著著進行。日俄縱有野心。度未必不沈幾觀變。乃有此時機。吾人不知利用。反爲日俄結合所利用。而吾人魔力所斡旋。又適足添其煽動列強之資料焉。嗟乎。實際之統一。無隙可徵。內部之阨陘。觸處輒見。晚明士夫。率先意氣而後國家。訶闕未已。敵騎飛來。獨不慮蹈其前轍也耶。

吾又聞日前相在大連灣答某之問曰。今日世界。惟強國與強國有問題。強與弱相對並無問題。奉勸貴國當局諸公。以後不必向外人探問此等事。只須大家同心協力。將內政整理。他日水到渠成。外人自然承認。何其忠告而善道也。吾粵前此議會與政廳爲權限之論爭。孫前總統曉之曰。權限當以自己之力量得之。與桂太郎之言。若合符節。惜乎力量不充於內治。而充於內競。迄無水到渠成之一日。而外人已

謀所以對待矣。大抵吾國才智之士。皆好以無對不諍自居。徒爲虛憍氣矜之隆。堅僻自是。又最憚諸葛之予人違覆。所以不可救藥。凡事必強人就我。尠能慮以下人。欲如日前相之言同心戮力。幾無可望。故其勇以自信。實輕以自詭。夫建國之要素。亦多端矣。言其犖犖大者。則軍隊未戢也。財政未理也。地方秩序未復也。此而成國。天下又焉有不國者哉。

然而內競之徒。尙不自歎於管蠶之小知。然且自侈爲根本之大計。雖今警告紛乘。東鄰已積極進行。西歐亦輿論一致。而內之欲顛覆總理也如故。外之欲限制中央也如故。則利國之說荒。生民未有著手之點。勒捐不遺貧瘠之鄉。則福民之說荒。一言蔽之。國考黨人競爭角逐之場。民者黨人競爭供給之物而已。特螳螂捕蟬。而欲黃雀之熟視無睹。恐無幸爾。嗚呼。外人居安樂不忘憂患。吾人處憂患獨貪安樂。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雖然。五百萬方里之廣。四百兆人民之衆。甯任少數黨徒自由葬送乎。旋乾轉坤。吾終幸此中有人在。

內競爲外敵之媒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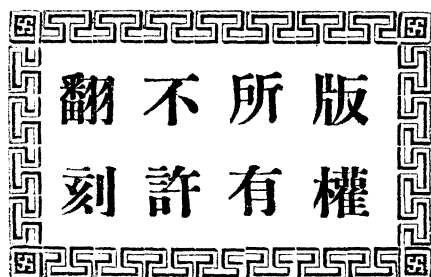
(八十七)

## 跋

是編爲吾鄉鍾履崖先生所箸。先生夙研吾國性理之學。繼研東西哲理之學。道與時違。事與願違。頗無用世思想。獨爲學不倦。若天性然。會隨使歐洲歸。值鼎革之交。倣擾滋甚。當事欲強出任職。先生謝之。閉戶箸書。深自韜晦。黃鈞選先生以其言頗有關於國本民生。以語蘭芬。爲集資刊布。蘭芬曩曾問業於先生。因得請而印之。先生猶言斯未能信也。或者藉海內匡時君子爲之攻錯云爾。先生積藁甚富。以謂人無完全之智慧。故時自以爲無當。茲編特其娛筆之作。亦爲未竟之箸。同人以其言多探本。故慇懃印行。以規夫持方寸之本使高岑樓者。民國元年七月古梅朱蘭芬謹跋。

中華民國元年七月初版

定價銀圓貳角



著作者 嶺東鍾用晦

印刷處 嶺東南粵印刷部

發行處 嶺東卷密精廬

寄售處 外省各大書局

